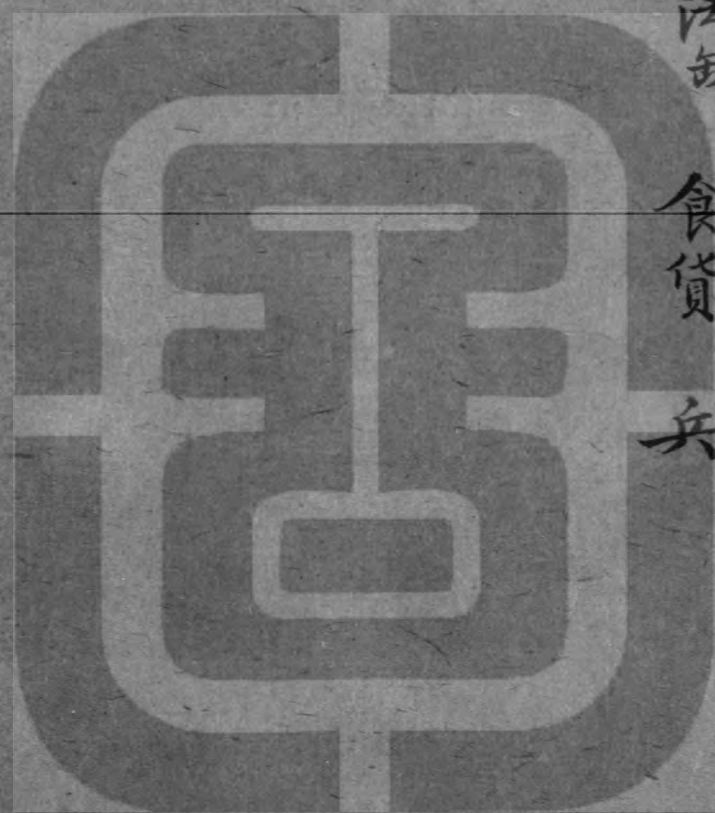


錄 禮樂

刑法 缺

食貨 兵

續後漢書 卷八十七之九十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中下

元 郝 經 撰

錄第五中下

禮樂

人類下

冠

婚

朝會

喪制

短喪

喪禁

厚葬

火葬

改葬

招魂葬

葬塲

山陵

謚法

冠

冠男加冠之禮也周制天子之元子視士故與諸侯之適子冠皆用士禮若未冠而嗣位乃有天子諸侯冠禮大夫不世故無冠禮亦用士禮人生二十曰弱冠故士大夫必二十而始冠國君未冠嗣位故十五而冠冠而後生子若

元子之爲世子亦必二十而後冠其禮將冠筮日筮賓敬冠事也裸享于廟節之以金石之樂以冠事告先君也冠於阼階以著代父爲主也醮於賓階客位用酒澤冠以示接賓爲主之道也始加緇布冠一成而稽古尚賢也敝而去之復加皮弁再成而臨朝視政也敝而去之三加爵弁三成而代君主祭也原注緇布冠太古無飾北方黑色北面爲子之道且齊冠也敬其始也皮弁朝服爵弁祭服三加彌尊其服乃成服成則成人矣而後字之以宗廟之奠奉見於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元冠元端奠摯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先生以成人見也國君嗣位而後冠天子則元冠朱組諸侯則緇布冠纁纁卽盛其飾示已成尊而加數無文原注二者皆始冠之冠元冠委貌也緇布冠有纁尊者之飾也纁戶

丙反或作繪綏或作綏漢以來天子冠謂之加元服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敬其始也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三加極尊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告先君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降於天子變周制爲漢制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不得與士同也於是定制天子一加皇太子再加皇子諸王公世子三加而變漢制然猶有數自晉而下皇太子諸王皆一加冕幘而已不復三加而士禮盡廢有以某子冠告同列者則笑之於是冠禮廢而天下無成人矣

婚

婚男取女歸之禮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冠婚為禮之

本孔子定六經易首乾坤詩始二南書始降二女原注堯

二女子于媯春秋始辨嫡妾原注謂惠公元妃其序易下經

咸恆則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其對哀公冕而

親迎已重之間則愀然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

嗣也君何謂已重乎筆削之際凡婚禮失正則特書以示

譏天子謀婚主于諸侯當使大夫不當使公逆則卿往公

監之又當往復備禮尤繁九重不可略而直遂故書祭公

來遂逆王后於紀劉夏逆王后於齊諸侯親迎禮也然仇

讐不可以為婚故書公如齊逆女公至自齊納幣使大夫

君不親行故書公如齊納幣公至自齊親迎不當使大夫

故書紀裂繻來逆女公子翬如齊逆女父不送女踰境故

書齊侯送姜氏于謹致女使大夫不當使卿故書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原注杜預曰禮嫁女三月使反馬當遣使不

親行故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原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

反女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自謀婚故書季姬及鄆

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歸于鄆皆屑屑焉特書以亟

謹而重之也古昔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合天地

之數成陰陽之義也國君十五冠而立后切內治重國本

也婚禮有士加冠而無天子諸侯成人之於夫婦無貴賤

一也故冠婚自天子達于士爲天下之通禮其成有六禮
一曰納采納雁以爲采擇之禮雁隨陽之鳥陽倡陰和也
二曰問名問女所生之母名氏適妾名位及女所生之年
月名字也三曰納吉卜于廟而得吉卜則納之女家所謂
文定厥祥也四曰納徵納幣以爲徵約所謂入幣純帛無
過五兩也原注鄭元曰純讀爲緇幣用緇婦人陰也禮必
用其類五兩十端言兩者欲其得配合之名十
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
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
每端二丈五曰請期請成婚之期也六曰親迎夏后氏迎於庭
商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詩所謂俟於庭於堂於著也必
親揖婦以入陰不倡陽天地君臣之義禮之大經也自我
西郊則密雲不雨蟠螭在東則莫之敢指皆其義也故六

禮之中親迎爲大必冕服行事天子以衮冕諸侯元冕大
夫冕而不旒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
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親受之於父母也
降出御婦車授婦綏御輪三周敬而親之也婦至揖入男
先於女共牢而食合巹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也然後見
舅姑以成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三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
反馬於是始成婚禮繁數縟道隆節峻意親分嚴重別而
謹始也重別謹始所以爲人倫之本三綱之首也周衰往
往殺禮以婚會男女親迎六禮之重亦不復行詩人以爲
刺而春秋以爲譏歷戰國秦漢禮又下衰矣初秦世聘后
幣用黃金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其後復以

萬斤爲制及王莽以其女爲平帝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令納采見女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聘幣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皆以禮娶親迎立輅併馬原注服虔曰輅音搖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新定此制皆意私崇侈誑耀不經之制自五兩加璧外幣用二萬則罔於貨而不志於禮也於是後世盡廢六禮惟計財貨乃有賣婚之家娶者破產以爲逆嫁者傾家以爲送哆然不以爲非而婚以賄成大婚之禮遂亾而天下無夫婦矣至于嬖寵竝后妾媵無數族姓無別公主無禮皆始于婚禮之壞遂爲天下亂本禮無二嫡天子諸侯不再娶故廟無二主周自幽王立褒姒黜申后嬖始奪嫡而有竝后卒致大亂諸侯化

之始以妾爲妻而有二嫡魯惠公元妃孟子卒又以宋仲子爲夫人不請於王朝而自命之平王不問至其卒又使冢宰贈之孔子爲是作春秋以明嫡妾之分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宰稱名非宰也惠公仲子非夫人也及其考宮又書曰考仲子之宮而不曰夫人僖公之母成風莊公之妾也尊爲夫人特禘而使廟見書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不當用致者不當致夫人不氏非夫人也及卒而秦人來禭書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僖公成風猶惠公仲子非夫人也及葬王使歸舍會葬再不稱天王者加禮寵妾非王也再書特書以治妾母垂訓之義大矣當是之時諸侯往往以妾爲妻妾上僭夫人失位

皆致大亂

原注詩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州吁之母嬖而

桓公弑驪姬有寵而申生縊宋棄生佐而太子死

原注左氏傳宋

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納之嬖生佐寺人伊戾遂誣太子痊將為亂公囚之痊縊而死佐為太子 蔡丘之會齊申天子之禁曰無以妾為

妻而桓公之嬖如夫人者六人卒死不克葬尸蟲出戶至

秦昭襄王號其母羊氏為宣太后孝文王又尊其母唐八

子為唐太后莊襄王尊其母為夏太后始皇亦尊其母為

太后於是秦世妾母皆為太后而不尊嫡后漢興孝文自

代即位尊其母薄姬為皇太后其後光武又追尊為高皇

后廟有二嫡始此孝景廢薄后立寵姬王夫人為后漢廢

嫡立妾始此于是孝武廢陳后而立謳者衛子夫為后孝

成廢許后立婕妤趙飛燕為后漢無家法而國統遂絕嬖

妾竝后之所致也周制天子一娶十二女一嫡后十一媵

自三夫人九嬪以次各備內官名分素定后崩則左右媵

為繼室而不稱后諸侯一娶九女制如天子不敢踰禮秩

之數而媵亦不敢僭故家齊內治周衰妾媵始過數至戰

國秦漢妾媵遂無數孫皓以蕞爾吳諸寵姬皆佩皇后璽

紱後宮千數而采擇無已晉武帝掖庭近萬人欲不亂亾

得乎禮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故大傳曰

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周衰

遂亦娶同姓晉獻公納狐姬驪姬平公內有四姬皆不辨

姓原注左氏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齊盧蒲癸乃謂宗不辟余余焉辟宗原注左氏傳盧

蒲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辟余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魯昭公娶於吳謂之孟子使若宋女然春秋從而書之

曰孟子卒以為大惡而諱之秦漢而下復有賜姓冒姓而真偽不復辨世繫無官而昭穆不可考原注周禮小史掌

曹操姓夏侯而世與為婚姻匈奴劉聰乃納六劉族姓淆亂而人倫掃地矣原注晉書載記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

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皆曰臣嘗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宏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宏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宏曰太保允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

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宏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告吾子弟輩於是古者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六劉之寵傾於後宮

下皇后一等原注鄭元曰下皇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褙翟然皆執婦道不敢以貴驕自處而有肅雍之德故詩曰平王之孫齊侯

之子曷不肅雍王姬之車王不敵諸侯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以成婚故春秋於魯書曰單伯送王姬王姬歸於齊秦

漢以來尊君抑臣皇女稱公主皇姑姊稱長公主大長公主故高帝長女稱魯元公主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

又特為之號不曰下嫁乃曰尚主往往乘夫而不禮舅姑淫從其欲所不可道拂經而倒制後世遂有置面首而稱

太女者又焉知有婚禮哉原注南史前廢帝子業姊山陰公主尤淫恣子業為置面首左

右三十人 唐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
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中宗崩

朝會

朝會天子諸侯之大禮也所以正班爵之位別長幼之序
明君臣之分訓上下之則著禮樂之典伸賞罰之令肅登
降之儀致萬國之敬發四方之禁王政之大端也舜巡狩
方嶽羣后四朝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朝會之典始見
諸此其後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
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
宣有東都之田襄有河陽之狩皆大朝會盛王之事也其
常制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
嶽原注孔安國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十
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觀四方諸

侯各朝於方嶽之下五服各以班爵比次而朝一侯二甸
三男四采五衛巡狩則方伯率其會同五服之國朝于方
嶽率十二年而朝會其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五服以次朝京師五年而徧又別以四
時方嶽之朝一年而徧又別以四時禮大事簡君臣不瀆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天下有故則王爲壇於外以合諸侯
諸侯非王命不會其同方嶽者則世相朝此其大經也周
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晉鄭立平王東都而天子出于諸
侯門下於是天子失尊諸侯不朝春秋以來凌替益甚小
朝大弱朝強無復隆尊殺卑敵等之分邾莒滕薛之君屢
朝于魯而魯不報魯衛陳蔡與齊晉等爲侯而屢朝之齊
晉不答楚子男也虞夏商周之後皆朝于郢非天子不旅

見而滕薛旅見於隱公朝必于廟而蕭叔朝莊公於野而朝禮廢矣夫會天子之大事也諸侯無私會春秋以來諸侯放恣亟相會集而强大者主會于是五伯行天子之事以會諸侯初猶有衣裳之會其後無非兵車之會一歲而至再三諸侯罷於奔命而車徒道弊盛王之會不復見矣秦罷侯置守其朝會之儀皆尊君抑臣峻等立威無復三代典禮高后二年詔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丞相平等言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原注顏師古曰餐錢賜爵膳錢奉邑本所食邑也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於是列侯朝會各以功之高下爲序如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不復計其爵位尊有功也故漢初朝廷則有諸侯王列侯朝賀其巡幸則牧

守朝會有三代遺風自武帝耐金罷省侯王祇有朝臣刺史二千石及郡國計吏四夷賓客而已至德陽殿之儀則用西方舍利激水作霧魚龍曼延之戲舍宮縣而奏夷樂殺恭肅而侈觀玩華戎同貫君臣相瀆漢儀亦壞矣謹案此篇敘朝會儀至漢武止疑下有闕文

厚葬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黃帝始爲棺槨有虞氏以瓦棺夏后氏以槨周原注燒土而周於棺謂之槨周人牆置翬衣衾而舉之不使土侵膚免狐狸之食蠅蚋之嘬而已殷紂使蜚廉爲石槨於北方比至紂死蜚廉用之葬於霍太山爲石槨始此春秋時秦武公卒以六十六人從死

殉葬始此宋文公卒華元樂舉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原注燒蛤為炭以瘞壙四阿四注槨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八月卒明年二月始葬七月也齊桓公卒孝

公葬之作汞池浮金蠶用珠襦玉匣藏繒采貨寶原注陸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采不可勝數秦穆公卒康公葬之

從死者一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亦殉焉秦人哀之為賦黃鳥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

百甕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亦為石槨至秦始皇下錮三泉內列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以水銀為江

海金銀為鳧雁珠璧為日月寶玉為丘山象犀為樹木魚膏為燈燭後宮嬪御不改生列相率以殉作機弩矢近輒

發藏閉中羨閉工匠外羨鉅石塞門秦人謂之狼石古所未見也漢興凡諸帝崩纏以緹繒以玉為衣上襦下札綴

以金縷原注漢儀注玉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自以黃梓宮便房黃腸題湊椁木外藏砂畫金塗間以曾碧

錯以琅玕寶簋簋列豆登陳鼎鬲皆淳金銀枕几盤盃渾用大玉大抵皆倣秦舊而華侈過之原注顏師古曰以梓

梓宮椁木松葉柏身便房小柏室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服虔曰外藏

婢妾廚廢之屬砂朱砂曾青也夫衣周於尸衾周於衣棺周於衾槨周於棺設為屬棹已自厚矣又重以珠璧珍怪藏於方中死

者無知而生者徒費果何禮也以生者從死者則不仁甚矣使臭腐其芻汗漬靈神則不孝甚矣為盜之招卒皆發

掘暴露骸骨至於穢辱不智甚矣原注漢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

其下咸見發掘其後牧兒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

羊失火燒其藏槨後漢書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

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國君即位為棹歲一漆

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

之所以戒也秦漢以來即位之明年將作大匠即奏起山

陵大興力役至於下席乃已則為已厚藏而已安有戒心

哉喪具君子恥具故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

槨者斬之成王崩伯相始命士須材魯齊姜薨季文子取

穆姜之櫬以葬定姒薨匠慶始請木用蒲圃之櫬則皆死

而後具也漢自即位即於東園造祕器豫凶事甚矣天子

七月而葬漢高帝以夏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凡二十

三日孝惠以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凡二十四日孝文

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凡七日孝武以二月丁卯崩三月

甲申葬凡十八日其後諸帝類皆如是修山陵具喪具則

終其身葬則不待踰月而儕於土庶情不稱文哀不及物

皆亂制也

薄葬

夫踰禮厚葬故為禍親若矯情不制如墨夷之露骸原注

謂墨者夷之曰吾聞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蓋

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王孫

之裸葬原注漢書楊王孫臨終令其子為布囊盛尸入

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梁

鴻之席斂原注後漢書梁鴻父讓寓

于北地而卒卷席以葬

使土親膚賤其身以

儉其親亦非禮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百物而各適

其中以為之則禮之所由生也故禮為天理之節文人事

之儀則過於厚非禮也過於薄亦非禮也禮也者中焉正焉而已爾

山陵

山陵秦漢之制也古也墓而不墳不起陵寢其行也不還葬葬則擇不食之地藏之而已故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上壠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皆崩於巡行之際不還京師之兆域文武周公葬於畢無上壠之處孔子葬其母封之四尺延陵季子之子死於嬴博之間卽葬之其高可隱載之書傳皆可案也皆無發掘之禍而盛德不朽戴之如天仰之如山自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始大作上壠始皇卽位穿治驪山及併天下徒送詣七

十餘萬人穿三泉周五里高五十丈樹草木以象山山陵之稱始此漢因之特爲陵號高帝曰長陵惠帝曰安陵高后六年城長陵周城曰園爲殿垣寢廟掖庭諸官寺如宮中其居民爲邑秩長陵令二千石其後諸陵皆置陵邑徙天下豪傑富民實之至成帝作昌陵工庸數萬糞脂夜作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取土東山與穀同賈眾庶嗷嗷莫不苦之以天子而豫爲死計空竭膏血禍民斂怨侈浮於秦又古所未有也王莽末秦漢諸陵無不發掘惟孝文感張釋之之言霸陵因其山川不復起墳葬具菲薄不用珠玉獨完不發光武懲創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

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述尊
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令所制
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後明帝亦
遵其制故東漢陵寢殺于西京不復病民董卓之亂亦皆
發掘魏曹丕黃初三年乃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棨
存不忘亾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
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
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
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
禮不墓祭欲存亾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
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

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
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
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
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
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
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
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
樂莒明帝之戒在謹案今志作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
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亦無
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至燒取玉
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

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尙書祕書三府曹叡遵之終魏世不厚葬有足嘉者自晉而下復爲秦漢之事而又過之

諡法

古不葬無諡不諱自黃帝至夏殷之季葬而無諡不諱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諱其行而爲諡以代諱故葬而舉

諡舍故而諱新其制大喪大師帥瞽而厥作匱諡賤不諱貴幼不諱長故天子稱天以諱之至尊之行非臣子所敢議瞽史接神知天道故天子崩大師令瞽史以天道累其德行而爲諱因以定諡凡諸侯大夫之喪則小史賜諡讀諱太史徵諱定諡而賜之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所以戒也初祗一字如文武成康是也周衰禮制漸廢始兼諡二字威烈之類是也始皇并天下恣睢爲惡恐天下後世加惡諡遂除諡法以一二數漢興復用周制天子崩太常累其功行太尉告諡南郊有哀冊諡冊其諡皆加之孝又以諡爲廟號諸侯王薨大鴻臚奏諡諱策列侯三公薨大行奏諡諱策其餘公卿將軍行應諡諱太常奏定賜

之初君一字臣二字以奇偶為別其後臣亦一字凡后諡皆以帝諡一字冠之以為別自尉佗生稱武帝曹叡生制廟號後世諛臣媚子生上尊號至十餘字後又加之母后至於身弑國亾不道之君戎首大逆元惡之臣皆加美諡文具不情遂為亂制先王之典亾矣

謹案此卷闕喪制短喪喪禁火葬改葬招魂葬葬

殤上陵八篇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中下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下上

元 郝 經 撰

錄第五下上

禮樂

律呂 聲音

自孔子沒周魯樂正散而之四方樂已崩矣

原注論語太師摯適齊亞

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及秦人立

私議去王籍以虛戾睽天下喑啞黔首不敢偶語詩書而

道路以目無復太和之世頌聲都為怨嗟而樂不復作天

地人物之聲音雖在而法制度數盡亾矣漢興制氏以樂

官識古鏗鏘鼓舞之節而不知其義叔孫通所制大抵依

倣秦舊孝武立樂府皆鄭衛靡曼之音河間獻王上雅樂不用其後京房吹律以求聲音王莽徵天下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條奏始得律呂度數之詳然不能復大司樂之舊爲一代成樂光武建武十三年平蜀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始備法物明帝永平二年升靈臺次時律行養老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原注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小雅逸詩名迎氣五郊祠舊宅皆作雅樂而帝自御埴簾其法器制度不傳章帝元和元年詔定律準卒不能靈帝熹平六年召典律者問準意而不知夫律準京房所制東漢二百年間已不知其意況三代之樂乎則永平之所作亦制氏之鏗鏘鼓舞而已其所以然亦莫知也原注後漢書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

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爲能傳崇學爾太史丞丞試十二律其二律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熹平六年東觀名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惟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獻帝

中平五年河南人杜夔字公良號知音律爲雅樂郎以疾去官州郡司徒辟不就遭亂奔荊州劉表令與孟曜爲朝廷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遂止因郊祀天地以用之表卒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

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
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
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黃初
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鑄工柴玉有巧思善造樂器夔使
玉鑄鍾其聲鈞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苦謂夔
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曹丕謹案曹丕陳志
作魏武王此作曹丕蓋
據上文黃初中句改丕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
之精而玉爲妄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丕素愛待
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于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
由是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
雅仕宦非本意謹案非字
陳志作有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

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大樂丞下邳陳頴司律中郎將自左
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然所作
古樂卒不就古者爲樂先得聲氣之理以爲度數之則律
呂之原推以制器定其輕重短長清濁疾徐高下厚薄而
後成樂不愆於素後世聲音之樂不傳法度之器亦亾乃
以私音造器求聲自夔玉分爭迄今千有餘年不啻數十
百家卒不能復古樂之正夫優伶賤工乃知某聲爲某調
某調爲某曲截竹紉絲範金剡木度爲別調翻爲新聲無
不如志至于雅樂而反不能師工常藝遂爲絕學矧於道
術乎哉初司馬遷作律書樂書皆經子遺文義意有餘而
法制不錄班固所志采劉歆之說及當代樂章而已三代

之制卒莫得聞古樂之不復又有甚於禮者今合諸家爲
之論次窮古樂之本原徵後世之得失爲律呂聲音代樂
三類庶幾猶識先王之遺音焉

律呂

律呂者道之氣數天地陰陽之所固有而人則之以爲法
者也凡奇偶方圓清濁輕重短長多寡皆是也自有氣數
卽有律呂而樂在其中故蕢桴土鼓笙簧作於上古則樂
律尙矣原注禮運蕢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古史伏羲作三十五絃之瑟女媧氏作笙簧神農
作五絃然未見其制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
取嶰谷之竹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
爲黃鐘之宮定十二律又以玉爲律管長尺六孔爲十二

月之音於是存竹律玉律法制昉此而不經見虞書同律

度量衡原注律六律度丈尺量
升斗衡斤兩同均之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

治忽原注在察治
理忽怠也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周

官太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示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原注六律以合陽
聲六同以合陰聲陽

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

鍾仲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典同掌六律六

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

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原注度數廣長也
齊量侈弇之所容禮運五聲六律

十二管還相爲宮月令孟春其音角律中太簇仲春律中

夾鍾季春律中姑洗孟夏其音徵律中仲呂仲夏律中蕤

賓季夏律中林鍾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孟秋其音商律中夷則仲秋律中南呂季秋律中無射孟冬其音

羽律中應鍾仲冬律中黃鍾季冬律中大呂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洽州鳩

原注無射陽律第六戌之律也左氏傳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洽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樞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窳則不成樞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槩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二年夏四月天王崩此言王問律蓋互見也故竝錄之

對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原注六律之一曰黃鍾所以宣中色黃鍾也一曰黃鍾所以宣

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原注六陽律皆剛辰左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原注金奏鍾鑄作之也三曰姑洗所以羞潔百物考

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

則所以歌詠九德平民無貳也原注九德水火金木土六穀正德利用厚生也六

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原注間者以陰間陽沈伏陰也散越陽也元間大呂助宣

物也原注丑律為間之首故曰元皆柔辰右旋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原注四陽之中為之四間故曰四隙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

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於是法制見經傳之中而其義可言矣制

律之初起於龠黍原注龠狀似酒爵實中黍千二百粒於龠而無

欠餘貯之律管亦無欠餘為黃鍾之龠其多寡為龠合其長短為分寸其輕重為銖兩其清濁為聲音而積為度量

衡鍾以為律器原注前漢書律歷志度者本起黃鍾之長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

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量者本起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為合十合為升權衡者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國語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鄭元曰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 範圍道氣推衍象數損益相生本於黃鍾之管其長九寸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下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始於黃鍾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皆不假作為而莫非自然

所以為道之數又一生生之易也黃鍾獨無生之者道生天地萬物而物不生道神生意言象數而數不生神惟其不生故能生生黃鍾者道之所在神之所為猶易之有太極也以一具兩皆起於中太極為陰陽之中陰陽建太極之中於是為運會之中氣數之中聲音之中故有一歲之中四時之中一月之中一日之中一夜之中一辰之中故能成變化行鬼神消息盈虛屈信往來不失其中此律呂之原也聖人酌天地之中考聲音之中以調氣數而歸之中故量之以制紀之以三平之以六而成十二以其述氣故謂之律如人之俗故謂之呂陽聲為律陰聲為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陰一陽然後為道故律呂之聲必合而

和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生成之數合而爲五行律呂陰陽之聲合而爲五音故太師以律同合陰陽之聲自形而下陽尊陰卑故言呂則先律自形而上陽先陰後故言陰則先陽陽氣左旋故自黃鍾順至無射進之也陰氣右轉故自大呂逆至夾鍾退之也

原注此言

太師律呂之次也

自黃鍾至無射皆陽自大呂至應鍾皆陰陰陽

之全體一大陰陽也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一陰一陽相間如天一地二相錯陰陽之作用一小陰陽也陽律爲用陰律爲體長短有度多寡有數輕重有權廣狹有量清濁有分高下有等確然不易眾理皆會以成其性爲萬法之原則其體大矣幽以達天地四時之化

淡以通神祇祖考之情和以感四海兆民之心施之于禮樂刑政審之於治亂吉凶察之於死生存亡變通不已一氣流行以正其命爲萬化之本則其用大矣故數用十二以象天體八八爲位以象八方五上六下以象陰陽之中數上益下損以象陰陽之消長其上左以象日月之必東損益必以三以象三才之定位相生以象父子相繼以象兄弟相和以象夫婦故律之資始如乾呂之資生如坤律呂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天開於子而終於午地闢於丑而終於未人生於寅而終於申合爲三統各統七律故黃鍾林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本然之數律之體也天之一三五七九至於夷則復歸於一故終於無射之十

一地之二四六八十至於南呂復歸於二故終於應鍾之
十二皆太極之一奇一偶一陰一陽本然之數也天之中
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六虛
虛者爻律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
氣以一具兩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一奇一
耦合而三參之於寅得九至亥皆參因之得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而氣數周矣六律六呂陰陽合德氣鍾於子
化生萬物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菲於卯振
美於辰巳盛於巳罍布於午昧夢於未申堅於申畱孰於
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
盛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

壬陳揆於癸以母統子運行於歲月日辰合爲六十當律
之數六而又六之當期之日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類
旅於律呂緯於日辰而變化之情見矣律之始於子者一
陽復於地中天地生物之心造化之原也陽在陰中爲坎
故坎爲法律之本太極之動而生陽乾元一畫易之始也
曰黃鍾者黃陰中之色鍾陽氣之聚也陰聚之極則陽聚
之矣陰止之極則陽動之矣故陰終於亥而陽始於子爲
冬至十一月之律以九倡六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宣揚
九德六氣也至寅爲太簇者二陽居中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人與萬物族生之時也入乎坎必出乎震小於否必大
於泰陽氣宣暢莫不湊集正月之律也至辰爲姑洗者三

陽成乾。火出禮備。萬物相見而潔齊。故謂之洗。然洗不可久。故謂之姑。猶有陰焉。陽未純也。三月之律也。至午爲蕤賓者。四陽方壯。一陰已生。入爲之主。故物始萎蕤。而陽爲賓矣。五月之律也。至申爲夷則者。五陽方盛。而陰已漸長。萬物夷傷之時。陽道尙饒。陰道尙乏。陰之夷物。自未及申。當爲則而止。不可過也。過則慘矣。七月之律也。至戌爲無射者。六陽成乾。而五陰剝之。故亢龍有悔。律之辰終矣。終則失之。天行也。故當敬而不厭。健而不息。射厭也。故曰無射。九月之律也。此陽之六律也。陽道盡變。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體效法以順承。故止於三鍾。呂而已。呂猶形之有呂。呂具二十四節。以應二十四氣。而氣之所以通也。鍾猶

器之有鍾。鍾受六十四斗。象易六十四卦。而數之所以聚也。通則行。聚則止。一行一止者。陰之事故。陰六之律。一呂一鍾。而其序相間。故又謂之六間。以陰配合於陽。故又謂之六同。呂言其體。間言其位。同言其情也。陽律亦謂之六始者。始於陰之陰。而倡之以陽。乾知太始也。故律所以綱紀。運行其氣。呂所以寄寓。弇聚其形。律猶天之包乎地。呂猶地之凝於天中。而聚天之氣也。故律處辰之陽。而呂處辰之陰。皆所以述陰陽二氣而已。呂之建於丑者。地二爲偶。乾之陽奇。亦以陰爲偶。乾主其下。陰呂其上。故謂之呂。凡曰呂。皆陰寓於陽。而爲之偶。陽爲主。而陰爲賓也。亦猶陰入爲主。而陽爲賓。謂之蕤賓也。以陰臨陽。故謂之大。且

丑之氣冠六同而首之故謂之大呂六律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六呂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以生之序進之則子之氣猶未離乎陰也故謂之黃鍾以成之序退之則丑之功固以大矣故謂之大呂十二月之律也至卯爲夾鍾者陽生於子而終於午則卯爲陽之中以二陰夾於二陽之中而正焉故謂之夾鍾二月之律也至巳爲中呂者三陰乘乾而倍陽在二呂之中故曰中又春爲伯夏爲仲故曰宣盛陽之氣於天地之中發散萬物而使之相見故曰中呂四月之律也至未爲林鍾者萬物發育至此而極眾多林然四陰進而二陽遯將聚而成坤故曰林鍾六月之律也至酉爲南呂者五陰進而爲剝收斂南方發

育之功西成萬物而凋剝之故曰南呂八月之律也至亥爲應鍾者六陰成坤應陽合乾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聚天之氣應陽之命不倡而和故曰應鍾十月之律也夾鍾又謂之園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又謂之函鍾者以坤含宏光大言之也仲呂亦謂之小呂者陽大陰小對大呂爲言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能成南方之事也夫陽律統而言之則當乾六爻黃鍾爲初九無射爲上九陰呂統而言之則當坤六爻大呂爲初六應鍾爲上六分而以當月氣則冬至黃鍾爲初九四月中呂爲上九夏至蕤賓爲初六十月應鍾爲上六律呂之體用也黃鍾律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乃龠律相生之本數司馬遷律書言

京房鄭元諸儒言律歷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
呂長八寸二分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夷則上生夾鍾長七
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無射上生中呂長六
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三
品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倍焉餘則竝同斯則
冷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揚沈伏黜散越假之為用者也變
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凡聲音之體務在和韻益
則加倍損則減半其餘本音恆為無爽然則言一上一下
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
者適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 梁武
帝鍾律緯論云京房馬融鄭元蔡邕至蕤賓竝上生大呂
而班固志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則夾鍾惟長三寸
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
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當生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
聲索實班義為乖 六律為陽六呂為陰陽生陰為下生
陰生陽為上生所謂律娶妻呂生子也至蕤賓重上生者
蕤賓陽律當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今而曰上生則三分益
一而上生大呂也一損一益長短之相去倍半異同之論
何者為是晉志之言曰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
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為用之數故言
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斯言得之矣何者十一月一陽
生故陽生陰皆為下生五月一陰生故陰生陽皆為上生

新刊法書卷之二十二

二

九

蕤賓五月陽律也於時陰為主故陽生陰為上生也吹律
候氣變通之法當然也黃鍾為主故陽生陰為上生也吹律
而終窮則反故蕤賓重上生也班固論陰陽相生之正然
不可施之推候之用京房鄭蔡論推候之用然不可施之
相生之正若依班志陽律皆謂之十一月黃鍾律長九寸而十二
月上生陽律則以損益計之十一月黃鍾律長九寸而十二
月大呂止長四寸七分而已三月姑洗律長七寸二分而四
夾鍾止長三寸七分而已三月姑洗律長七寸二分而四
月中呂止長三寸七分而已三月姑洗律長七寸二分而四
不齊也依京房鄭蔡之說自黃鍾以往陽生陰為下生自
蕤賓以往陽生陰為上生則黃鍾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太
簇八寸夾鍾七寸五分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七分陽
氣自下達上漸得其序律管以次而減之亦其次第矣用
以推律候氣則此是而彼非矣又況京房鄭蔡以中呂長
六寸七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九寸之律班志以中呂
長三寸七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九寸之律哉是知
班志論陰陽相生之正理則可而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
從京房鄭蔡之說 史記律書蕤賓上生大呂律長七寸
五分餘亦自蕤賓重上生也晉志乃曰上生大呂司馬遷
班固之寸數皆倍焉何也夫十二辰之律隔八相生舊矣
今晉志論大呂太簇皆未宮所下生上生之律應鍾為已
宮所下生之律至於黃鍾獨不言所生之律應鍾為已

續法書卷之二十二

三

宜稼堂叢書

子寅辰六位何以不故律呂有純有分有合有間有損有與豈二位同一致耶益有正有變有體有用參伍錯綜成變化行鬼神其數即為法其氣即為歷其聲即為樂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也成帝時京房作律準推衍古法以盡其變律為寸則準為尺不盈寸者為分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黃鍾律九寸準九尺林鍾律六寸準六尺太簇律八寸準八尺其律有餘分推此數以增損之原注黃鍾九寸包育八寸九分餘執始八寸八分餘丙盛八寸七分餘分動質末以次減二分準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其左右各六律六呂十二月中中央絃則準大極元氣以為諸律清濁之節凡演四十八律合十二律為六十始於黃鍾包育而終於應鍾遲時自十二月至四月凡陽律

則一演為五

原注黃鍾一律演於包育執始丙盛分動質末

陰呂則一演而為三

原注大呂演為分否凌陰少出

自六月至九月凡陽律則一演而為三

原注

夷則演為解形去南分積

陰律則一演而為五

原注林鍾演為謙侍惟去滅安度歸嘉否與

蕤賓應鍾皆一律演四蕤賓為變徵應鍾為變宮與諸律

異也自十一月至四月皆陽為主故陽演一而為五陰演

一而為三自六月至九月皆陰為主故陰演一而為五陽

演一而為三自黃鍾至中呂陽生陰謂之下生自蕤賓至

應鍾陰生陽謂之上生既推十二律為六十又分六十卦

直日用事一卦六爻一爻當一日則週三百六旬之氣以

之候氣占事而不專於樂房誅而其法不傳故準雖在而

莫知用之之術也

原注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

韋元成諫議大夫韋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
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
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
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
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
十四也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
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
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
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
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六十
律分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燥風雨
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
不有所合虞書曰天下無二數古今一律房之術皆所固
有特擴充以盡其變依放度數為之名義與易卦竝為卜
筮亦可謂善藏其用矣司馬遷論律以兵而要歸於神京
房推律合卦而要歸於用皆得律外之意者也律原注史記
律書王者

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
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
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
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又曰數始於
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
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
有可類或未然形而未類或同形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
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
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
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
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
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聲音

聲音者五聲八音也六律所以正五聲五聲所以節八音
相生相變相始相終而樂斯成矣聲生於日律生於辰猶
天運地上陽動陰中也律位陽辰呂位陰辰合為六律統
十二辰聲以陽日合於陰日列為五位間居於辰而統十
日甲己以木勝土故角為木乙庚以金勝木故金為商丙

辛以火勝金故徵爲火丁壬以水勝火故羽爲水戊癸以土勝水故宮爲土不激不鳴不憤不聲相及而後相和相克而後相生故十日相勝而生五聲五聲相合而具五行聲無形律有形有形生於無形無形質於有形所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律所以和聲聲所以用律也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上下相勝亦自相合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皆奇偶相生亦自相成天用五音以司日地用六律以司辰參伍以變究於六十皆其固有莫非自然此聲音之本也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律之序也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宮其數八十一黃鍾之管長九寸九九八

十一也三分宮損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損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爲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五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五分寸之一爲六十四也三分角損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皆自黃鍾之宮益陰生律損陽生呂隔八相生還相爲宮而成七音黃鍾天始林鍾地始太簇人始姑洗春始蕤賓夏始南呂秋始應鍾冬始謂之七始黃鍾得十二律之本七始得七音之正也

原注漢書律歷志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今書無七始之文杜

佑通典載隋鄭譯七調之說曰周有七音之律漢志有七始之義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姑洗為春始蕤賓為夏始南呂為秋始應鍾為冬始按左氏傳晏子謂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杜預謂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月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或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為七音今日七始得凡一律七音之正言漢志之七始得律中七者之正聲也

生五音黃鍾當子日有五子甲子為中呂之徵原注中呂為宮則甲

子為徵隔八左旋丙子為夾鍾之羽戊子為黃鍾之宮庚子為無

射之商壬子為夷則之角原注十二位左旋自戊子宮數起庚壬甲丙次第相推黃鍾夷

則中呂夾鍾各自為宮則五子應宮商角徵羽之音矣黃鍾一律變為五音其餘皆然則黃鍾一律

具五音也至于大呂當丑太簇當寅各以本律為宮次第

左旋如五音十二律還相為宮則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生

六十音又六之則三百六十音當期之日周而復始其音

無窮故以五合十當天地生成之數隔八相生當河圖八

卦之數以律生音當成卦六十四之數乘音衍律當爻卦

三百八十四之數故知天下無二數縱橫變代皆一易也

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為長男姑洗為角中男蕤賓為變

徵少男林鍾為徵長女南呂為羽中女應鍾為變宮少女

陽律為宮則陽律為商角變徵以類相從至徵羽變宮則

為陰矣陽極不生陽而生陰也大呂為宮則夾鍾為商為

長女中呂為角中女林鍾為變徵少女夷則為徵長男無

射為羽中男黃鍾為變宮少男陰呂為宮則陰呂為商角

變徵以類相從至徵羽變宮則為陽矣陰極不生陰而生

陽也律以乾合坤有父之尊故揚陽抑陰以三男統三女

呂以坤合乾有母之親故揚陰抑陽以三女統三男各一
 乾坤各生六子十律皆然隔一相推則宮商角徵羽而變
 徵變宮在正徵正宮之前隔八相生則宮徵商羽角而變
 宮變徵自角隔八亦在正宮之前此律生聲之序也夫五
 聲之清濁皆本於律呂之度數長者濁而短者清多者濁
 而少者清重者濁而輕者清厚者濁而薄者清故商清於
 宮角清於商徵清於角羽清於徵大濁不踰宮大清不踰
 羽踰則不成聲故五者中聲之則也濁乎本而清乎末旋
 轉而上天地之體也別而言之則宮商濁徵羽清角互清
 濁之間以相生言則始於宮窮於角極於清濁之中則角
 又中聲之本而位乎三三才之道也故黃帝以清角大合

鬼神而師曠謂平公德薄不足聽晉荀勗作笛律凡十律
 皆用四角律惟蕤賓林鍾用八角律以角為笛體中聲有

見乎此矣原注按荀勗笛律之制黃鍾之律長九寸大呂

一分中呂六寸七分蕤賓重上生故六寸三分姑洗七寸

夷則五寸六分南呂五寸三分無射五寸餘應鍾四寸五

分此十二律長短之大略也其毫釐秒忽則未計也黃鍾

為宮則姑洗為之角大呂為宮則中呂為之角自宮律本

位左旋第五位則角律也以隔八相生常法推之即宮生

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也十二律旋相為宮其法皆然

荀勗制笛則用四角律如制黃鍾之笛則用姑洗角律也

姑洗長七寸一分也四姑洗之律則四七二八為二尺

八寸又零一分得四分故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也

如制大呂之笛則用中呂角律中呂長六寸七分也四分中

呂之律則四六二四為二尺四寸又零七分為二寸八

分故大呂之笛長二尺六寸八分也推類而言餘可知矣

惟蕤賓林鍾用八角律惟應鍾為變宮於四角律又四分

益一餘皆四角律也其制笛必用角律以付長短者何也

角為笛體中聲上異宮商之濁下異徵羽之清以角得清

濁之中也短者四之長者八之又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

宜稼堂叢書

指諸掌上而左旋正宮居本位自宮隔一而為商自商隔一而為角自角隔一而為變徵變徵之次則正徵也自正徵復隔一而為羽自羽隔一而為變宮變宮之次正宮也第一孔正宮也第二孔變宮也第三孔為羽第四孔為徵第五孔為變徵笛體中聲角也笛後出孔商也黃鍾為宮則林鍾為下徵也又下徵之調則林鍾為宮餘亦以此相從也故角者聲之達道而時中者也宮者聲之大本而執中者也然宮為至宮聲濁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濁而清宮律長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長而短宮位尊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尊而卑此又清濁之等也夫五聲還相為宮而其律則以黃鍾為主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宮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之餘不復與他律為役同心一體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自為宮者

則有空積忽微非宮音之正也

原注忽微如鄭元分一寸為數千也

黃鍾之

宮屬仲冬而月令宮屬季夏律以十二月正位言令以行正位言土音宮王於四時而無乎不在宮亦周旋於十二律無乎不在以時言則在季夏以月令言則在仲冬其為宮一也月令角屬木而為春商屬金而為秋律則黃鍾為宮太簇為商令言五音正位律言相生之義也故天地之四時生長收藏和暢肅殺一大五聲也人之四聲平上去入開發收閉一小五聲也故其音聲莫不叶韻一言數字自成律呂皆天地四時本然之聲也故開闢者律天也清濁者呂地也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純閉者冬也春聲為角夏聲為徵秋聲為商冬聲為

羽皆發乎中所以爲宮以人觀天則有小大之分以聲觀聲其爲五聲一也夫宮中也居中央以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之綱也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中於宮章於商觸於角祉於徵宇於羽故四聲宮之紀也天之行水火木金土律之聲土金木火水於五常則宮信商義角仁徵禮羽智五事則宮思商言角貌徵視羽聽五臟則宮脾商肺角肝徵心羽腎其象則爲君臣民事物土居中央有以宅物故宮爲君金行於南北之間而有以通物故商爲臣木材之用觸物而制之故角爲民火性無常召之則至故徵爲事水之翕張因

時故羽爲物宮爲君徵爲事故有變玉道行玉權也商爲臣角爲民羽爲物故無變制之在上各有所止也有物然後生民生民然後有事有事然後立君立君然後有臣有臣然後生物物勝事事勝民民勝臣臣勝君如五行之相生相勝五聲之相損相益皆自然之理也故散而出之各有所宜合而總之莫不互備黃鍾主宮而或爲徵角商羽太簇主商而或爲宮徵羽角雜比成文而其變不可勝窮又特爲變宮變徵者所以和其正聲而繹絡之也然皆本於人心存乎德行其思睿其德信則宮和而治其君正其言從其德義則商和而直其臣忠其貌恭其德仁則角和而惠其民樂其視明其德禮則徵和而寬其事簡其聽聰

其德智則羽和而實其財聚五事皆違五德皆失則無非
怙懣之音原注傲敗不和貌怙昌廉反懣昌制反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

其財匱心動於中德形於聲而不能揜如風之鳴物噉者
吸者咸其自取故樂者君子之德音正心樂之本也八音
之文始見於虞書曰八音克諧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而不言其名數器物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下管鼗鼓合
止柷敔笙鏞以間擊石拊石簫韶九成球玉磬石也琴瑟
絲也笙匏也鏞金也鼗鼓革也柷敔木也管簫竹也祇見
七音之器而無土周官太師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
木匏竹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埙簫管絃歌瞽矇掌鼓琴瑟

眡瞭掌擊頌磬笙磬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鍾師掌金奏

笙師掌教敔原注昌垂反笙竽埙簫簫篪原注音滌管春牘應雅

搏師掌金奏之鼓籥章掌土鼓豳籥則鍾搏金奏金也磬

石也琴瑟絲也鼓鼗革也柷敔木也笙竽匏也埙土鼓土

也簫管籥篪篥竹也八音之器具六律五聲入于形器而

可稽矣鼓大鼓也所以作樂鼗小鼓也所以和樂天地之

氣則鼓之以雷霆先王體之作樂故以革為鼓聲氣之本

也始則鼓以作氣次乃和以盛氣八音合而樂始成矣柷

所以合樂也淡尺有八寸二九之數也方二尺有四寸三

八之數也樂由陽來三勝二九勝八樂之所以作也敔以

止樂背之鉏鋸者二十七三九之數也其櫟長尺陰十之

數也樂以陰止陰十勝九樂之所以終也埴燒土爲之暴
辛公所作虛內銳上火也平底六孔水也陰陽之和聲也
簫編竹爲之以象鳳翼其聲以象鳳鳴舜所作也長尺有
四寸二七之數也大者二十四管三八之數也小者十六
管二八之數也篴長二尺有四寸三八之本數也其孔六
水之成數也管如篴而小併而吹之也琴瑟弦木爲之皆
本乎道而入乎器形而上下之音也琴神農所作長三尺
有六寸有六分周天三百六十有六度也廣六寸上下四
方六合也其弦七日月五星七政也瑟伏羲所作長八尺
一寸九九之數也廣尺有八寸二九之數也其弦二十有
七三九之數也類於琴而弦多故其文從八言絲之分也

音不若琴之大故其文從弋言音之細也大曰竽小曰笙
皆女媧氏所作竽長四尺有二寸水火之合數也其簧三
十有六水數也笙匏包竹而總之象植物之生也其管十
九象天地之成數也其簧十三應律之餘以象閏也籥三
孔主中聲而上下之也箎蘇公所作長尺四寸二七之數
也七孔其上一孔曰翹示其不齊也與埴相合則齊六孔
十二律也春牘以竹爲之大五六寸長七尺端有兩孔築
地而取聲應長六尺五寸中有椎雅狀如漆笛而鼻口大
二圍長五尺六寸鞞羊革以取聲與春牘皆以手築地爲
樂節合竹革木之音也鍾大鍾鈔小鍾編鍾縣鍾皆金奏
也初黃帝命伶倫截竹爲十二管以吹律鑄銅爲十二鍾

以和聲故作律為陽銅呂為陰六呂謂之同六律謂之鍾以鍾名律則以銅為之故八音之器竹銅居半典同之職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凡聲高聲砵

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羸微聲縮回聲衍侈

聲侏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原注砵胡本反陂彼義反縮於瞻反侈昌氏反侏側百反

弇音掩甄音震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高則髡氏所謂

鍾小而長也小而長則其形高其聲上藏袞然旋如裏則

其發也舒故曰高聲砵正則上下直其形不高不下而適

於正則其聲緩而不逮故曰正聲緩下則髡氏所謂鍾大

而短也大而短則其形下其聲發散疾而短聞故曰下聲

肆陂謂鍾形偏侈也則其聲散而不斂故曰陂聲散險謂

鍾形偏弇也則其聲斂而不散故曰險聲斂達謂鍾微大

也則其聲羸而有餘故曰達聲羸微謂鍾形微小也則其

聲縮小而不成故曰微聲縮回謂鍾形微圓也則其聲淫

衍而無鴻殺故曰回聲衍侈謂鍾口過大也則其聲迫侏

而出疾故曰侈聲侏弇謂中央寬而口狹則其聲鬱而不

發故曰弇聲鬱薄謂鍾形過薄也則其聲動搖而甄掉故

日薄聲甄厚謂鍾形過厚也則其聲如石而不振故曰厚

聲石夫天陽也地陰也東南方陽也西北方陰也然陰陽

之中復有陰陽焉故高聲砵天之陽也正聲緩天之陰也

下聲肆地之陰也陂聲散地之陽也險聲斂東方之陰也

達聲羸東方之陽也微聲縮西方之陰也回聲衍西方之

陽也侈聲侏南方之陽也弇聲鬱南方之陰也薄聲甄北

方之陽也厚聲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

氏為鍾之制言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

由與有說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侏弇則鬱長甬則震

聲之失中皆在鍾制則金奏音聲之所重也原注說始銳反侏側百反

樂之作以聲為主鍾之所尚者聲聲之所出者形形有不

同則聲亦隨異薄厚侈弇者形也清濁者聲也作而起之

謂之動動而遠聞謂之震薄厚之所出即聲而原其形也

即形而言其聲也清濁之所出即聲而原其形也聲出

疾其形舛者其聲鬱而不發其角長則其聲震而遠聞凡此皆是鍾之失度而其聲之失中也夫磬以泗濱之石聲清而浮者為之謂之浮磬又以玉為之其聲清越以長謂之鳴球磬氏為磬之制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其重輕薄厚之詳埒於鍾八音之中磬最難諧故也

原注倨音據句音鉤去起呂反上時掌反音端又音穿凡為磬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爾其博為一博謂股廣也股為二鼓為三股謂磬之上大而按乎上者也鼓謂磬之下小而所當擊者也且以其博為一而廣四寸半言之股為二則其長九寸矣鼓為三則又加三分之一則其長一尺三寸半矣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則鼓廣三寸矣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則其厚一寸矣已上謂其聲太清也摩其旁使薄而廣則其聲濁也也已下謂其聲太濁也摩其端使短而厚則其聲清矣故

書曰夏擊鳴球擊石拊石夏之不諧而擊之擊之不諧而拊之而後克諧詩曰依我磬聲八音之中磬音極清而遠以揚清者高而遠者尊故其制象天其形曲折象天體之下覆其聲清揚象天氣之上騰故七音依之以為準無過不及各得其中而後諧猶五聲之於羽也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惟其極清故動出而能辨也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金聲之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始終條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所謂辨也於是八音金石尤重傳所以特稱金石之樂此聲音之度數器物也夫律生於六氣十二月聲生於五行十日音生於八卦八風故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漢志曰

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又曰：所以作樂，所以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所謂八卦八風者，八卦位八方，各有風以鳴物。西北方曰乾，其音石，其風不周；正北方曰坎，其音革，其風廣莫；東北方曰艮，其音匏，其風條；正東方曰震，其音竹，其風明庶；東南方曰巽，其音木，其風清明；正南方曰離，其音絲，其風景；西南方曰坤，其音土，其風涼；正西方曰兌，其音金，其風闐闐；乾之爲石者，取其爲玉爲金堅剛之象也；坎之爲革者，陽陷陰中，將革陰而生陽也；艮之

爲匏者，艮爲果蓏也，藏而始終萬物，物自是而生也；震之爲竹者，震爲蒼筤竹，雷乃發聲，律之本也；巽之爲木者，巽爲木，爲風，撓萬物而使之鳴者也；離之爲絲者，蠶與火同氣而資生於大火，紉之急而聲生，火烈而有聲也；坤之爲土者，其本體也，七月流火，故燒而後有聲也。此八卦之所以生八物也。經之以六律，會之以五聲，無方成於有方，無形成於有形，合八方之風氣而被之八物，審音可以觀政矣。按東漢冬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弦，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

角羽或擊黃鍾之鼓氣至之日正德命八能士日以次行
 事間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闕正德曰合五音
 律先唱五音竝作二十二闕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
 各言事八能士各書版文曰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
 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版注原
 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
 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
 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
 擊磬者當知磬故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日或調陰陽或調
 律歷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
 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
 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
 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簇之律應管音調則
 律歷正律歷正則夷道得夷道得則應鐘音調則應鐘音
 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民道得民道得
 則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
 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道行祭祀之

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
 下臣以法賀主鼓音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
 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
 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
 八能者各能一音者八人也術業專工故其音審猶古之
 鼓方叔磬襄也其氣調則君道得臣民事物皆治蓋古審
 音觀政之法也故八音皆應而八風以時至則天子有道
 中國太平四夷賓服乃為太和一音不應則一方有變二
 音不應則二方有變八音皆不應則天子失道四夷交侵
 而中國微謂之大變革命之象也石聲不應是謂反乾其
 道亂疆國弱弱國疆西北方亂而禍始於涼革音不應是
 謂反坎其法亾陽國廢陰國興北方亂而禍始於并匏聲
 不應是謂反艮其分犯臣凌君子逆父東北方亂而禍始

於幽竹聲不應是謂反震其動妄歲凶歉民移流東方亂而禍始於青木聲不應是謂反巽其政乖令不行事不治島夷亂而禍始於揚絲聲不應是謂反離其禮壞文物廢制度缺八蠻亂而禍始於荆土聲不應是謂反坤其德逆妾上僭陰謀盛西南方亂而禍始於梁金聲不應是謂反兌其言誣讒乘誠邪陷正西戎亂而禍始於雍夫八物無情而氣爲之兆故與政通而鳴其治亂石言於晉柩有聲如牛無爲叩擊而自鳴其吉凶況制爲法器協律呂應宮商而奏之哉故君子於樂以觀德焉非徒聽其聲音而已也然而八音皆取於物而不及人者主道成德皆本人心心之邪正皆兆乎氣氣之盛衰皆發乎聲感而爲喜怒哀

樂形而爲治亂安危至於大動天地幽格鬼神兆開乎先而莫之能禦故八音在物聽音在人叩之擊之吹之鼓之而後聽之以耳又聽之以心既聽之以心又聽之以氣察邪正辨陰陽審勝負知得失窮萬化之原見天地之心以施八政而合人聲故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五言則人聲也而責之以聽故樂以人聲爲本聲以善聽爲主耳聽心聽氣聽聲聽非惟調音制器以爲樂達誠暢和以通神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故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於八卦無乎不在人也者妙衆音而爲言於八音無所不知在卦而不與乎卦知音而不與乎音夫是之謂神人故天

地萬物之聲皆在吾聽中吾之聲天地萬物亦自聽之卒
之皆反於太虛至靜而無聽爲道樂天聽乃天下之至音
也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周衰禮壞樂
崩雅亾而風遂變盡違先王之禁其音聲不復合於律呂
莫不淫而失正過而失中凶而惡怒慢而瀆褻列國皆然
然鄭衛尤甚鄭又甚於衛謂之鄭聲故孔子語四代之制
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記樂者曰鄭衛之音亂世之
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亾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
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按鄭衛二國變風
之詩如溱洧東門之墠桑中牆有茨鶉之奔奔皆淫亂之

詩也孔子取之而曰放鄭聲者非取其詩之義與其音也
不沒其實著其召亂亾國之本如春秋於逆亂之事屢書
特書皆所以垂勸戒正性情也其爲放也深矣然三師入

晉而霸業衰女樂歸而孔子去

原注左氏傳襄公十一年會於蕭魚鄭人賂晉侯以

師惺師觸師鐻歌鍾二肆及其鐃磬女樂二八

卒莫爲放鄭聲益盛而周遂亾矣

歷戰國秦聖王不作雅樂不復漢興雜用秦楚燕代巴渝
羌戎之樂孝武采詩夜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李夫
人以倡幸衛子夫以謳進其爲淫祀使童男女七十人但
歌昏祠至明而巫風大行至蠱禍興則爲歸來望思之歌
其哀思幾同亾國不復有夏聲矣於是內有掖庭才人外
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元帝尤喜鄭衛鼓琴瑟

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窈眇遂怠於政優游不斷漢室始衰成帝復喜聲色二趙以倡寵而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之家原注五侯王鳳等也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也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而漢亾矣東漢明章之世雖爲雅樂而終不能放鄭衛未幾雅亾而鄭復盛至於後世流風頹靡以從欲玩耳爲快沈約輩乃摩切音韻而江總之徒益爲流連光景之詩淫詞豔曲有新聲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旁字雙字平字等調奇邪曲巧怨悲哀思煩碎迫側宵冶澹沲先王正聲不得復聞風俗厖壞運命回促矣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下上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下下

元 郝 經 撰

錄第五下下

禮樂

代樂

易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王者代樂之禮也一陽伏於二陰之下相薄而成聲故爲雷黃鍾建子七日反下乾陽來復轉幹一元潛於地中夾鍾建卯當震之位蘊括三元通暢發聲奮出地上坤順震動和順積中發爲音聲天地之樂也先王觀此以天地之樂作人之樂以人與萬物之聲合天地之聲別

爲六律形爲五聲比爲八音用爲六樂象爲六舞盛以薦上帝尊以配祖考而代樂作矣帝皇而上制不可考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其制始見諸此詩之言以導志歌之作以永言五聲依歌之永六律和歌之聲八音乃能諧合而後可以爲樂則心者聲音之主律呂度數乃其具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詠所謂歌詩也堂上之樂終之以詠所謂聲依永也登歌而眾聲依之見人聲之貴也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堂下之樂無歌示物聲之賤也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皋陶乃賡

作歌又歌韶舜樂也簫以奏之成一終也九成則九奏九終也舜德旣至執中應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百官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合於太和樂已至矣故律和聲則神人和戛擊以詠祖考來格則鬼神和笙鏞以間鳥獸鏘鏘則萬物和至於簫韶九奏難致之鳳鳥亦至石磬難諧無情之獸亦舞其動天地感鬼神者如此帝用是作歌益之以共慎皋陶賡歌又申之以勸戒不以樂爲樂以不德爲憂此其爲至德至樂也歟有樂歌而無樂舞其所謂詩而永歌之者亦無其辭歷夏商世樂雖有名其歌章亦不可考宋戴公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又亾其七篇孔子刪次祇有那烈祖元鳥長發殷武五篇詩至文武

周召為盛頌聲作於成康之際故周樂歌方之唐虞夏商
 為備正風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正變之間豳七篇正
 小雅二十二篇正大雅十八篇周頌三十一篇皆大司樂
 太師諸屬典掌教肄以為樂歌用之郊廟朝會燕射聘享
 皆節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別人之聲以倡
 以和而登歌為首猶有虞氏之貴人聲也故太師教六詩
 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
 之音大祭祀率瞽登歌大射率瞽歌射節小師掌教歌登
 歌徹歌瞽矇掌歌諷頌詩掌九德六詩之歌鍾師掌金奏
 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祗夏鵞夏原注齊側
 皆反祗古哀反鵞五羔反鼓人曰以晉鼓鼓金奏則此所
 謂金奏蓋擊金以為奏樂之節也名官曰鍾師則其樂雖

用鼓而以金為主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鍾師擊鍾而兼
 言鼓者鍾鼓相為用故也夏之為言大也文明也樂歌之
 大而文明者有九王夏則所謂王出入則奏王夏是也肆
 夏則尸出入奏肆夏是也昭夏則所謂王出入則奏昭夏是也納
 夏章夏齊夏族夏祗夏鵞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
 人侍奏族夏理或然也祗或作陔通用也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
 醉將出皆云奏陔則陔者陔切之使不失禮也曰祗亦有戒意大
 射禮公入奏鵞夏則諸侯射於西郊自外而入所奏也此
 九夏惟王夏王得奏之自肆夏以下雖諸侯亦得用故燕
 禮奏肆夏若大夫之奏肆夏則僭禮也故郊特凡射王奏
 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所以譏之也騶虞諸侯奏
 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原注貍首逸詩奏之以為
 射節也左氏傳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原注
 肆夏之三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文王之
 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絲也鹿鳴之三小雅之首鹿鳴四
 牡皇皇也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皆
 者華也正雅正風之詩以為樂歌也原注升歌三終謂歌鹿鳴四
 牡皇華也笙入三終謂笙南

陔白華華黍也間歌三終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終謂歌關雎則笙
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采芣合之歌卷耳則笙采蘋合之
也終謂終一奏也升歌笙入則以一一篇為一終間歌合樂
則以二篇為一終必以終言之者終一奏然後止故也且
終則有始初奏既終然後再奏有始再奏既終然後三奏
有始是以其辭備其義皆可考無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奉天事神正心修身崇畏敬戒逸欲謹獨保命之事亦
有虞氏賡載幾康明良之義也其大祀事用於三禮之際
尤大且備按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
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
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
舞大濩以享先妣奏舞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
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夫奏用八音之器奏之也歌

與舞人為之也器一而人二人為之主也天者氣之始萬
物之所本體陽用神妙不可測非原始反本則不足以致

故下奏黃鍾之律登歌大呂之章舞雲門大卷之樂貴本
尚始也黃鍾陽律而位子大呂陰同而位丑原注子丑律
同言始合也

日月會子則斗建丑日月會丑則斗建子故子與丑合登

陰降陽以合樂也原注鄭元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陽
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

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
焉而辰在元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姬訾應

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
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

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
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

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
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
降婁辰與建交錯質處雲門大卷黃帝之樂也德如雲出
如表裏然是其合也

故曰雲門能聚物類故曰大卷六樂之始也有天之象焉
故以祀天地者形之始萬物之所自出體陰用順大不可
極非順陽極陰則不足致故下奏太簇之律登歌應鍾之
章而舞大咸之樂貴形尙備也原注太簇人陽之元始太
應鍾陰呂之極備也太
簇陽律而位寅應鍾陰同而位亥寅與亥合故登陰降陽
以合樂也大咸堯之樂也又曰大章又曰咸池章章之也
大無能名也咸感也池澤也其德章其道大莫不被其澤
而感之有地道焉故以祭地四望者五嶽四鎮四瀆四方
之所望也繼地而生成萬物者非萬物之潔齊而極其
成則不足致故下奏姑洗之律登歌南呂之章而舞大磬
之樂貴齊尙成也原注姑洗當巽萬物之潔齊
南呂當兌萬物之西成也姑洗陽律

而位辰南呂陰同而位酉辰與酉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
也大磬舜之樂也舜德大而能紹堯故曰大磬其樂九成
故又曰九磬以聖繼聖重華協帝有繼地生物之象焉故
以祀四望山以止爲功川以聚爲德非極其所止原其所
聚則不足致故下奏蕤賓之律登歌林鍾之章而舞大夏
之樂貴止尙聚也原注蕤賓陽極而
止林鍾陰所聚也蕤賓陽律而位午林
鍾陰同而位未午與未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夏禹
之樂也功莫大於禹夏則萬物盛大文明之時也故書曰
文命敷于四海黃帝之樂歌道堯舜之樂歌德至禹之樂
而歌功者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也禹於山川之功太故以
祭山川先妣者先王之母也德以致養義以從神非坤德

乾陽則不足致故下奏夷則之律登歌中呂之章而舞大
 濩貴柔尚從也原注夷則當坤陰之盛也夷則陽律而位申
 中呂陰同而位巳申與巳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濩
 湯之樂也代虐以寬民濩其所猶子之歸母也故以享先
 妣先祖者有功德而創業垂統使後王繼承之者也非帝
 之所自出律之所終極則不足致故下奏無射之律登歌
 夾鍾之章而舞大武貴勤尚尊也原注無射陽律之極也無
 射陽律而位戌夾鍾陰同而位卯戌與卯合故登陰降陽
 以合樂也大武武王之樂也除殘誅暴以即武功而有天
 下其勤至矣故以祀先祖先言奏後言歌自下而上先言
 律後言同自陽而陰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皆隔六相合

所謂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也舞六代之樂所謂樂備徧
 舞也其歌章所謂清廟執競昊天有成命之諸詩也皆不
 假作為而莫非自然所以為樂之經也又曰凡六樂一變
 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
 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
 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言樂之變通
 感格之序也變者樂之終而更作也凡一律始終為一樂
 六律六終乃為六樂其變淺則所感淺其變深則所感深
 淺則格乎輕虛深則格乎重實羽為禽鳥之屬飛而輕川
 澤水之所聚動而虛故一變而即致羸物蛙蟻之屬重於
 羽物山林木石之積實於川澤故再變而致鱗物魚龍之

屬沈潛於淵又重於羸物上陵積土高太又實於山林故
三變而致毛物虎豹之屬穴於山林又重於鱗物墳衍水
涯之積衍水土之交又卑而溼實於上陵故四變而致介
物龜鼈之屬穴於水土又重於毛物土示則居於地中又
實於墳衍故五變而致夫象物高深幽昏不可致詰日月
星辰風雨雷霆之屬也尤爲重而天神則高明在上蕩蕩
無極故六變而後致也變愈多則感愈深感愈深則致愈
遠淨以際乎上高遠者無不格深以窮乎下深厚者無不
究輕及於羽羸重及於鱗介麟鳳龜龍之四靈咸致猶夫
舜之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而樂之用極矣又曰凡樂園鍾
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

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上奏之若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
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絲竹謹案周禮孫竹此作
絲竹故下文有絲爲
陰隅之說
今仍之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上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
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
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
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言樂之變通感格之理也祀
天神以夾鍾爲宮者房心卯位天帝明堂帝出之方故爲
天神之宮而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六變者隔
一相繼也由卯至申其數六繼者道之序天尙道故取其

序之自然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者雷爲天聲孤爲陽奇雲爲天施取其象也祭地示以林鍾爲宮者井鬼坤位天社主土致養之方故爲地示之宮而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八變者隔八相生也由未至寅其數八生者功之本地尙功故取其生之自然用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者靈爲地德絲爲陰隅陰道空乏池爲方澤取其象也享人鬼以黃鍾爲宮者虛危子位死者北首宗廟所在陰幽之方故爲人鬼之宮而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而九變者律呂相合也由子至申其數九合者情之親人尙情故取其情之自然用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

九磬之舞者路爲人道陰以和陽龍能變化九德之歌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皆所以致養九磬之舞韶樂九成皆所以繼志故取其象也始皆奏宮者律呂之本聲音之原盥而不薦齊莊誠一致共存神所以合三統之始也六樂三禮皆不用商者祭所以懷柔百神尙親崇仁以致孝享商剛金殺故不用也郊焉而天神降社焉而地示出廟焉而人鬼享通其變極其數象其器以律合易以聲用道與天地合而四時通猶夫有虞氏之神人以和祖考來格非周公其孰能爲之哉夫律奏於上所以象天也登歌於中所以象人也蹈舞於下所以象地也故樂以舞終舞者樂之極也然有大舞有小舞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以祀天地四望山川妣祖者六大舞也樂師教國
 子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以祀社
 稷宗廟四方辟雍星辰者六小舞也原注鄭元曰故書皇
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
羽旄舞者釐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帔
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聖
讀為皇書亦或為皇元謂帔析五采繪今靈星舞手持之
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凰風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
袖為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
 皆不見其行綴進退之數手舞足蹈之節虞書曰帝乃誕
 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始見文武執干與羽之制至周而
 總謂之萬舞文用羽籥武用干戚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
 獻六羽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
 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

以下始見文舞佾數而不及武公羊氏載子家駒之言曰
 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則六大舞皆兼文武
 之聲容也按樂記賓牟賈問於孔子曰夫武之備戒之已
 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
 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
 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
 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
 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
 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
 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
 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客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大武之進退聲容之義也則雲門大咸之義亦皆象其德矣昭

其律節其音赴其歌蹈其德所以爲代樂周人兼用六代德音盛矣其小舞第其義小其律呂音節之本於德一也此三代之樂有徵者也至秦而盡廢不傳漢興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

原注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劉德曰樂歌在逸詩薺才私反

乾豆上奏登歌

原注乾豆

脯羞之屬

猶古清廟之歌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皇帝就酒

東廂奏永安之樂皆依放秦聲無復奏律依永和聲蹈德之義祇鏗鏘鼓舞而已周有房中樂秦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其姬唐山夫人作房中祠樂皆楚聲也原注唐山姓也秦夷楚蠻僭皇稱帝以爲一代興王之樂其終不能興禮樂比

隆三代昉乎此矣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象行武以除亂如周大武也文始舞者本周磬樂故舜九磬也五行舞亦周舞祀五帝之樂也秦更五行四時舞者孝文所作示天下之安和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出於武德舞禮容者出於文始五行舞初黃帝之樂歌道唐虞之樂歌德禹湯文武之樂歌功道不兼德德不兼功不敢備也漢之樂舞謂武盡美而韶盡善乃皆兼之備極功德曰昭曰盛曰四時曰

五行獨高列聖宰天地乘造化如秦人兼皇帝之號謂古莫若上不及祖宗功德皆已爲之巍然天地一我古今一我皆夸毗之志非制也其祀天地四方日月星辰社稷嶽瀆之章皆非六代之故當時文臣制爲美大之名溢美之辭無復虞周歌頌勸戒肅雝天人之意高祖過沛醉酒而作大風之歌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歌之遂用於沛宮原廟以爲代樂孝武定郊祀於樂歌十九章備述功德格於幽顯遂致祥瑞以明得意集趙代秦楚之歌謳司馬相如之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侈浮高文之制矣東漢郊廟仍用文始五行之舞羣祀諸樂皆如舊章唯八佾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蔡邕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

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辟雖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樂羣臣四曰短簫饒歌軍樂也然凡而不目其制不可考樂闕於秦漢以來不知先王制作之本而正聲雅義不傳其諸樂舞各以其意爲之有依放古樂者有雜用古今樂者有皆創爲之者是以卒歸於鄭衛而不致知也曹氏篡代推本二漢制爲代樂初有杜夔舊雅樂四曲壹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皆古聲辭曹叡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文王伐檀三曲更自作曲名雖存而音節實異夔曲唯鹿鳴不改正且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是也又改行禮詩三篇一於赫篇詠曹操聲節與古鹿鳴同一二巍巍篇詠曹不

用延年所改騶虞聲三洋洋篇詠曹叡用延年所改文王聲四復見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用雅詩之名而無其音又雜以變風去取任意不足以爲樂矣周官鞀

鞀氏

原注鞀丁兮反鞀九具反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東方

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鞀鞀夷人所履之革也以爲號示革其俗而行中國之道也凡祭祀燕饗使率其屬而歌舞之示王化之服遠也非樂其俗而觀聽之以夏用夷也戰國以來夷歌胡舞已徧中國漢初閩中范因率賓人從高祖定三秦封因爲閩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閩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

續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建安末曹操自爲魏王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詞粲問巴渝帥李管种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曹丕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曹叡景初元年尙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蠻夷小舞遂爲郊廟代樂聲容兼備文武夏變於夷矣於是南北七代遂無中國之聲皆尊胡部漢魏啟之也周官罍師軍大獻則鼓其愷樂戰勝獻功以爲樂也城濮之戰振旅愷以入于晉是也漢有短簫鏡歌以爲軍樂其曲有

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畱務成元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曹丕篡代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爲戰滎陽言曹操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操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言曹操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爲舊邦言曹操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士卒也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操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操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荆言曹操平荆州也改將進酒

爲平關中言曹操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
言曹丕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
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爲太和言曹叡繼體
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竝同舊名夫止戈爲武
故大武之音容行綴終於建橐示不復用也漢魏之際乃
事別爲章以奏武功是樂於殺人也惡足以爲樂哉孫氏
據吳亦使韋曜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
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
改思悲翁爲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
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爲攄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
伐也改上之回爲烏林言曹操旣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

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爲秋
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爲克皖城言曹
操妄圖并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爲關背德
言忠義背德而權擒之也改上陵曲爲通荊州言權與漢
交好齊盟中有關侯自失之愆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爲
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爲順歷
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爲承天命言其
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爲元化言其時主
修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
不改漢有鞞舞施於燕享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有
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

五殿前生桂樹曹植鞞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熲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鼓角橫吹曲周官以鼗鼓鼓軍事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曹操北征烏桓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中鳴而更悲矣胡角本應胡笳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祇有黃鵠隴頭出

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魏世有孫氏善宏舊曲朱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皆能發新聲云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曹叡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絃節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曹操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尤善此曲吳歌雜曲竝出江南漢吳舊歌也公莫舞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王也魏以來爲巾舞白紵舞吳舞也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竝陳于元會東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

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化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
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
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故魏以來有夏育扛鼎巨象行
乳神龜拊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拂舞亦
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
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
晉也以上樂章古辭竝漢世歌謠如江南可採蓮烏生十
五子白頭吟鳳將雛歌之屬皆是也黍離爲王風已不能
雅況漢魏之下乎情之所感不能止於禮義發爲詠歌往
往流而不反大都爲不制之辭章終於淫泆哀思如春江
花月夜玉樹後庭花總爲亡國之音矣

原注二者陳後
主所制樂章

議曰禮自陰陽樂由陽作禮本乎德樂幾於道禮有方而
樂無體經制一定而知音鮮矣徵諸載籍自師曠季札外
不復聞人以仲尼之聖猶學于萇宏師襄而正于周太師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集列
聖之成而師萬世能知之乃能作之乃能聽之也
後世聰明弗逮曠札聖弗逮仲尼時無二帝三王學無太
師萇宏世無百年之治不能勝殘去殺而欲以私計臆決
猜揣之不能以音律制器乃以器求音律是以秦漢而下
數十代千有餘年制禮作樂者不啻數十百人而卒無成
惟宋西京邵雍淡造自得審音聲知律呂能壞一禮樂作
一禮樂者也乃祇見於皇極經世一書不爲當世制作以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九

元 郝 經 撰

錄第七

食貨

理財足食經國之急務先王之所甚重故為八政之首

原注

洪範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然在於足民藏富時使薄斂而已故書曰

食哉惟時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傳曰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長國家而務

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是以先王井地以均之什一以平之

冢宰以制之

原注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使吏

祿足以代耕而民自食其力上下不壅聚而天下殷富家

無兼并而民不凍餒得以事親哀喪敬老慈幼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仁政行而天下平頌聲作而王道成二帝三

王之治本於是焉在原注春秋公羊傳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

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也

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也

多乎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也

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

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

相持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為本也夫飢寒並

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

不能使強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二

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法而口分之二

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

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

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

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

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荻雜菜畜五母雞兩

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

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

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

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五畝

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

獨樂堯堯不得獨苦故三十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

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舍在邑曰里八

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分家出贅以事富彊原注漢書賈誼曰家富子壯則

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財始聚于上而民始兼并始有甚富甚貧之

民富者厭梁肉而貧者轉死溝壑而莫之恤無復先王之

政矣漢興高后文景之際與天下休息勸課農桑使民著

本屢除田租至三十而稅一齊民始有蓋藏而既庶且富

矣原注漢書孝文詔賜民十二年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元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

稅一也然兼并之家富商大賈又甚于秦莫不僭侈踰制風

化流俗終不能如三代之盛者井地壞而經界不立故也

是以能富而不能教不免為大貉小貉而已古之為政者

三井田也肉刑也學校也然壹是皆以井田為本譬諸為

弈畫其分界度數一定而不易然後舉棋以論勝負井田

定則民定民定則國定然後可以施一定之法設一定之

教以定天下之不定平天下之不平為刑法為教化然後

可以論其治亂得失井地不定民不土著無恆產無恆心

放僻邪侈無所底極則刑不能禁不能鄉舉里選而人財

自壞則教不能施國家雖有法制而願治將安所厝之哉

故必有井田而後可以行肉刑立學校唐虞三代之政可

舉而行孟子曰經界不正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故暴君

汙吏必慢其經界是以漢雖能富民不能立先王之經界

又去肉刑無學校終為苟且亂制無教化習俗之美也嗚

呼矧於後世又不能如漢之富民乎天子以財為私大臣

專為賦斂以理財制國用殺天下親為商賈之事與細民

垣按財與材通
是龜錯傳資財不
下五帝

爭利而漁奪之謂不加賦而國用足罔民以欺天下又安知有教化禮義哉司馬遷班固既推本賦計以志食貨而終于王莽東漢書志亾不可考乃自世祖訖於晉初類其事著于篇

光武初定天下蠲除煩苛復漢寬仁之政始行五銖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算顯宗卽位海內殷富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于城東粟斛直錢二十雞犬一家煙火萬里復見文景之世矣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東漢鬻爵始此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多蝗河決數千里漂

沒十餘萬戶流民所在廩給乏絕永和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漢益衰矣靈帝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于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府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而拜司徒帝曰恨不少斬可得千萬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于邊緣識者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乎及董卓劫遷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椎長安銅人鐘虞飛廉

銅馬之屬以充鑄焉

原注漢書音義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跗以猛獸為飾也武帝

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立于金馬門外者也張璠漢記曰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蘭楯卓亦取之其錢

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於是貨輕物貴穀一

斛至數十萬自是貨錢不行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臨

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成毀不同凶暴相類

卓行敗矣

原注三輔舊事秦皇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

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未幾卓伏誅

李傕郭汜相攻擊長安中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

食白骨委積臭穢溢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

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愈多帝疑有司盜沒乃親于御前

自加臨檢飢人泣曰今日始得爾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

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質詔曰未忍

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多得全濟帝之東歸也李傕郭

汜追敗乘輿于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

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刀脅奪之殺旁侍者血

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以野棗園菜爲餽糧自是長

安城中盡空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

雒陽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尙書郎

官自出采稻不能自給死於墟巷牆壁間自遭凶亂率乏

糧穀諸軍竝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

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

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人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專政欲經略四方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置屯田操乃下令曰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前代之良式也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雄及破袁紹取鄴以建魏國令民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賦調建安末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從衛覬議遣謁者僕射監鹽官以其直市牛勤耕積粟移司隸校尉居宏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

田修塘塢以溉稻田公私有蓄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具塢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曹丕黃初二年復五銖錢未幾以穀貴罷益詔四方郡守墾田京兆太守顏斐沛郡太守鄭渾尤勤稼穡事興水利以故國用大饒曹叡立復行五銖錢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給人足倉庫盈溢又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供中國之費西域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力也青龍元年司馬懿奏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渴鹵地三千餘頃曹芳正始四年懿督諸軍伐吳敗諸葛恪焚其積聚因欲廣田積穀爲

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盛陳屯田之
利大起陂塘渠匯相屬益以富强二再傳卒資之以滅吳
初江淮間遭漢大亂尤爲飢乏吳上大將軍陸遜表令諸
將各廣屯田孫權報曰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
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其勞也於是內外大開
屯田數年之間儲庾充羨在所作邸閣積穀嘉禾五年鑄
大錢亦當五百詔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赤烏
元年鑄當千大錢民間皆不便物價翔踴違科犯禁刑不
能止大興怨讟權下詔曰曩者射宏陳鑄大錢云以廣貨
故聽之今聞不利民間其省收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
私家有者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議曰漢季屠戮折并三十餘年遺民膏斧鑕糞草莽存者
不能什二三曹氏據有天下什之六孫氏據有天下什之
三旣各立國人稀土曠乃擇其膏腴爲農屯與水利蓄穀
養兵延以歲月兵食旣足寢以富强怙恃以逞昭烈祀漢
于蜀僅有天下什之一空土悉賦以支二敵國于山徑蹊
間而皆石田不能爲農屯雖信義有餘而兵食常不足故
諸葛亮倡義討賊今年出師以乏糧還明年出師以糧盡
還今年出師以木牛運明年出師以流馬運及其長驅淡
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百姓安堵軍無
私焉遺司馬懿以巾幗婦人之服以怒之而不敢戰亮之
志少信克復舊物有日而隕星告終嗚呼何天不佑漢若

是之酷耶。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兵去，食信不可去。故紂有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前徒倒戈，爲武王所誅。其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兵食不可恃而信重也。及高祖與項羽相拒，滎陽京索間，漢軍多乏食，蕭何轉漕關中，以供糧餉，發民兵以赴之，屢蹙而屢振，卒誅羽有天下，而何爲萬世之功。當是之時，無兵食則無漢矣。要之非不得已，信與兵食皆不可去。幸而有信義而兵食且足，高帝是也。不幸而信義旣著，兵食不足，諸葛亮是也。故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者皆備，王業成矣。

贊曰：代食制井邦經國程，平均無貧禍亂不生。叔末私勝疆夷域破，猛虎苛政碩鼠黷貨，原隰汗萊，杆軸盡空，亂離搶攘盜賊縱橫，雖有願治，富而不教，哀哉遺民，無復王道。謹案後漢書八志無食貨，此取晉書食貨志中事關三國者，約取大槩，著爲此篇。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九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上

元 郝 經 撰

錄第八上

兵

兵道 兵制

兵之有書尚矣。唐虞以來，職在司馬，以為政典。至周而後大備。於是，有司馬法、軍志、軍勢等書。及戰國專務於兵。孫武、吳起、司馬穰苴之徒，各著書名家。秦焚詩書，尊法律，而兵家益張。漢興，高帝令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及祿產專兵，而盜取之。自是雖將相大臣，不得見其全。而古制亾矣。武帝時，軍政楊僕

紀奏兵錄終莫能備至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摭摭遺逸
凡韓信之所刊落者皆取之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
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其中自太公孫武司
馬尉繚諸家外有神農黃帝封胡風后力牧鬼谷區蚩尤
楚兵法師曠萇宏及范蠡大夫種齊孫子公孫鞅魏公子
等書漢書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
三卷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
陰陽用技巧者也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
篇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二
篇季子十篇婁一篇兵春秋三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廣
武君一篇韓信三篇右兵權謀十三家形勢者雷動風舉

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嚮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楚兵
法七篇蚩尤二篇孫軫五篇繇叔二篇王孫十六篇尉繚
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
一篇項王一篇右兵形勢十一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
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太一兵法一篇天
乙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封胡五篇
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三篇鳩冶子一篇鬼谷區三篇地典
六篇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萇宏十五篇別
成子望軍氣六篇辟兵威勝方七十篇右陰陽十六家技
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鮑子兵
法十篇伍子胥十篇公勝子五篇苗子五篇逢門射法二

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
強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護軍
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劔道三十八篇手
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七篇蹇鞫二十五篇右兵技巧十
三家則亦概見古法董卓劫遷流遺道路遂皆亾之且司
馬遷班固范氏三史於兵制皆凡而不目今故弋獵殘缺
推本於六經左契子史折中兵家定經制明道義辨正譎
要終八政補前史之未備而著於篇

兵道

上古俗安於道而無爭心道大則天下歸之故天下之命
在道而不在兵自黃帝以兵帝天下湯武以兵王天下桓

文以兵霸天下秦漢以兵爭天下而後天下之命始在於
兵然必本於道以佐其命不恃兵以逞而自斷其命得道
則興失道則亾於是天下之命仍在於道而不專於兵矣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人道以仁義配天地兵之道亦仁義而已仁所
以生民而保天下義所以治民而定天下有害而亂之則
必以兵故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離而不
仁不義則兵以威之爾於蒙之上九曰擊蒙不利爲寇利
禦寇昧而不義則擊而禦之不自爲不義而禦寇也於師
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有害民者文告以討之不
極兵威也於豫曰利建侯行師兵以順動則天下皆悅之

矣。於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上順天道，下應民心。雖以兵取天下，革命可也。故兵以除殘，禁暴一本仁義。合天之陰陽，用地之剛柔，撥亂遏惡，以安天下。殛邪錯枉，以正天下。滄去舊污，以新天下。糞除蝨賊，以平天下。建中立極，以定天下。推恩施惠，以活天下。爰治天討，而行天誅。開廓正大，不用譎計。不尚功利，以止殺爲武。不黷爲威。存道命，保天命，救民命。此二帝三王之兵也。逮周之衰，謀用始作，漸棄仁義，趨詐力。然有先王之遺澤，魯莊公欲與齊戰，曹劌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原注：凡兵錄引用經子史傳事與紀傳注相參，故不重出。

其未見者則各注本文下。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

饑。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

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

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

不惑而後用之。楚莊王勝晉於邲，潘黨請築武軍而收晉

尸以爲京觀，以無忘武功。王曰：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

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惟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
 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
 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武非吾功也原注武王克商作頌皆成王時周公所作
 載戢干戈一章時邁卒章也戢聚橐韜也
言武王戢藏干戈不用所謂止戈為武也武奏大武以祀
 武王之樂歌也其三賚大封於廟之樂歌也敷布繹陳也
 綏萬邦屢豐年桓首章也其三三篇其六六篇案周頌
 武王之樂歌時邁執競武酌桓賚凡六篇此次第不同蓋
 楚樂歌之次也是雖未純乎道猶資道以為命依放仁義而用節

制以就功利不一究武以逞詐力去文武為未遠王降而
 霸矣德又下衰强大折并鬩鬪劇戰號稱戰國佳兵而崇
 詐力以為篡弑奪攘之具喜孫吳之詭譎角儀秦之傾危
 逞起翦之殘忍以善用兵能殺人為賢謂仁義為迂遠而
 闕於事情今年斬首幾萬明年斬首幾十萬積骸為城醜
 血為池二帝三王之遺民展轉鋒刃之交而幾斷其命於
 是孟子荀卿各著書言兵道推本仁義以明先王之志梁
 惠王問利國孟子對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
 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家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

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梁襄王問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者可乎孟子對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濇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

續後漢書卷九十一
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
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
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
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
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
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
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又曰五霸者三王
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又曰春秋無義戰彼

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不
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
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又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
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
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
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又曰君不行仁政而
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

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
次之又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
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疆戰是輔
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環而攻之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
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

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
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故
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荀卿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
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
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也荀卿曰不然臣聞
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
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
武不能以必勝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
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
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
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

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爾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爾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

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亾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卽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卽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

愛民者弱政令信者疆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疆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疆權出二者弱是疆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鎊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爾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亾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劔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鰓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

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

家是最爲眾疆長久之道

謹案荀子作是最爲眾疆長久多地以正

故四世有

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

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

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

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

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

作而兼殆之爾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尙功利是漸之也禮

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

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

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

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
募選隆勢詐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
代亾相爲雌雄爾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
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苟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
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
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
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淡欲伍以
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
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
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
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

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
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
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
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
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
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
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
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
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苟卿
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
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

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倭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訶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征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豎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

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謂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受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自孟荀之說出揚然仁義之道白日正中天下後世知有二帝三王之兵兵家糾雜功利之術自爲小道矣漢興高帝滅秦入咸陽見秦宮室欲居之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帝乃還軍灞上及自漢中出而平關中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帝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亾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三軍之眾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帝曰然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于江南大逆無道寡人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卒取天下以此兩人言得用兵之道庶幾湯武之事也其後漢四百年言兵道者二人曰董仲舒魏相仲舒相江都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砥砭之與美玉也魏相上書宣帝諫伐匈奴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

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帝遂止後卒臣匈奴是皆合乎先王之道與孟荀氏之言者也故凡用兵得其道者謂之正兵黃帝勝炎帝禽蚩尤舜征有苗夏征有扈湯放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周公平三監宣王平淮夷皆正也若齊桓之伐楚秦穆公之伐晉晉文公之勝楚楚莊王之討陳晉悼公之服鄭吳闔廬之入郢亦正之次也歷戰國及秦二百年而無正兵惟樂毅之伐齊無忌之救趙頗有名焉至高帝伐秦滅項周勃誅產祿亞夫平七國光武討王莽兵始復乎正三國剝裂曹氏攘竊孫氏叨據皆非其正惟昭烈取徐州以討操依袁紹以討操勸劉表以討操逐劉璋以祀漢征孫權以復讐諸葛亮使孫權以拒操挾周瑜以破操及受遺詔南征北伐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期於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復再伐魏繼之以死名義正大威德昭著湯武以來所未有也故兵之道仁義而已勝負得失有所不計故諸葛亮曰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彼不本於仁義以智力爲必勝者皆非先王之兵也

謹案此下闕兵制一篇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上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中

錄第八中

元 郝 經 撰

兵

兵陳 兵教 兵法 兵柄 兵將

謹案此卷闕兵陳兵教兵柄三篇

兵法

坤陰金殺兵之道也。故履霜不治。至於龍戰。以弑君父。則必以兵戡定。弭寧。此誅討之原也。坤眾離亂。坎水平準。惟齊非齊。故坤坎為師。此律令之本也。王者體天法道。執權持衡。整兵經武。共行天罰。謂之天討。五刑五用。以為王法。

放竄誅殛征伐侵滅立威行政除殘定眾霜露時降當殺而殺同夫天矣故易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不服則征服則舍之也利用行師征邑國治人而必自治也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王用三驅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乘其墉弗克攻吉義弗克而自反也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時發解悖必有功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窮兵於夷雖克憊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伐遠示威以濟天下雖久而當賞其功也此概言王者兵法之端耳周公定經制以夏官大司馬掌邦政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

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其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

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
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入其疆土地闢田野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
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其亂常干紀大逆不道乃告於皇天
上帝徧告於諸侯禱於后土山川神祇造於先王然後命
冢宰召大司馬舉九伐之法徵師於諸侯使方伯會連率
卒正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禁國會天
子正刑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騁田獵無墮
土功無燔牆屋無赭林木無屠六畜無踐禾黍無毀器械
無傷老幼壯者不校毋敵若誤傷之醫藥歸之弑君父者
誅其人汙其宮而瀦焉其黨篡與弑者殺無赦旣誅有罪

修正其國舉賢主復厥職師各就國故天子討而不伐諸
侯伐而不討不加喪不因凶不重怒明其道也逐奔不過
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哀憐傷病明其
仁也芻蕘不淫市肆不易明其法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
不爭貨利明其義也舍服釋降明其勇也不掩不襲明其
正也知終知始明其智也時用時戢明其武也于是法明
制定令行禁止德威惟畏刑措兵戢者幾四百年及犬戎
斃幽王平王東遷不討申侯而戍母家三綱淪九法斃王
法委地諸侯擅權征討并滅遂專於大夫竊於陪臣孔子
乃作春秋申明王法舉天子之禁以用周公之制而尤謹
於兵其戰陳皆不以爲義彼善於此則與奪筆削以正之

故君將不言帥師王以狄伐鄭公伐邾晉侯伐衛是也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公子遂帥師伐邾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是也將尊師少稱將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是也將卑師眾稱師宋師伐滕是也將卑師少稱人鄭人伐衛是也夷狄稱國舉號狄伐晉是也既定帥師之制乃於侵伐圍戰敗入取遷滅襲追戍降獲克原情定罪以示其義而以淺深正詐爲序伐重於侵圍重於伐戰重於圍敗重於戰入重於敗取重於入遷重於取滅重於遷襲追戍降獲克皆其次也夫侵正法以其負固恃地故侵其地天子之禁有名之師也春秋來皆非禁而無名特潛師掠境以相侵爾故凡書侵皆惡其無名也齊桓公以蔡嫁蔡姬而侵

蔡晉文公以曹不禮而侵曹至於召陵之役爲蔡討楚天子之老率十有八國以賂而敗故特書侵自是諸侯無伯師尤無名內公并書侵者三皆以侵至大夫書侵者一諸侯大夫并書侵者六皆以訖獲麟而不復錄矣伐於正法聲討致罪也春秋之時摟諸侯伐諸侯以有罪伐有罪非九伐之正也然方之於侵公然用兵頗近正矣如蔡陳從王伐鄭齊桓公伐楚伐戎伐鄭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皆近正者也如秦穆公作誓自責志於王道乃不克踐復爲忿兵故焚舟之役貶而稱人曰秦人伐晉晉人三敗秦師不報乃宜而遽報之穆公不出始踐誓言故不責晉襄以嘉秦穆依常書爵曰晉侯伐秦此又與奪之旨也其餘復伐

續後漢書卷九十一
四
四九六
屢伐佳兵長亂伐取伐圍伐戰伐入伐滅皆著其暴也夫
圍正法所無也天子之於禽獸猶不合圍諸侯而擅興師
徒環其國邑禁其樵采絕其往來不仁之甚也齊桓之圍
新城晉文之圍許諸侯大夫之圍宋彭城諸侯之圍齊責
其背華卽夷侵虐小國則猶有辭如宋人伐鄭圍長葛至
踰年而取之復何辭哉其暴甚矣至於公再圍成於封內
大夫圍都城之費郈鄆於封內則亂亾極矣夫戰兩軍皆
陳兩兵相接肉薄骨并必其勝負兵爭之極敵國之事也
故王者有征無戰莫之敵也諸侯無義戰不相征也自宣
王戰於千畝王室不競而諸侯始相連兵以戰始則諸侯
不臣而諸侯戰次則拒逆天子而王室戰至於四夷交侵

而夷狄戰大夫竊國而大夫戰上下交戰內外鬪戰二百
四十二年大戰四小戰三十二卒爲戰國折入於秦匹夫
崛起而盜賊戰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大小百餘戰而秦始
爲漢故春秋紀戰自內始曰來戰于郎戰于宋甲冑起戎
干戈省厥躬責己巳爭弭兵之端也凡戰稱君帥敗則稱
師重眾也眾敗則帥敗矣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是也志於戰則書及而內爲主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鄆是也從之則書會而外爲主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是也曲直均則竝序以戰晉人秦人戰
于河曲是也詐戰而勝曰敗戰則惡均敗則敗之者首惡
也公敗宋師于管晉人敗狄于交剛是也入者造其國都

內弗受而疆入也其義尤逆無駭帥師入極是也入國以其君歸則同夫滅不書滅而書入爲滅之者諱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也不與其滅而書入爲中國諱狄入衛是也取非其有盜也先王分土以爲世守削地益地在於王朝而諸侯擅興兵眾取邑取國王法所必誅也故凡書取不當取也先王疆理天下建侯樹屏各撫其封其辟難請遷王命遷之故利用爲依遷國諸侯爲之救患而遷之則以自遷爲文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遷於夷儀近於義也奪其土地逼而遷之則以疆遷爲文宋人遷宿是也不與蠻夷之遷中國亦以自遷爲文許遷於葉是也凡遷不以義同夫滅也正法禽獸行三綱絕故夷其宗社祝其祚允

而滅之以爲九法之極春秋以來小弱無罪而疆大者興兵屠滅以爲已有故爲兵惡之極滅者無罪滅之者爲首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滅國者五十於是齊楚秦晉土兼數圻魯衛鄭宋亦方數百里離爲十二折爲六七并爲孤秦周遂亾矣掩其不備曰襲又詐於敗矣已去而躡之曰追窮夫兵矣戰勝而禽之曰獲獲非其有也以能而勝之曰克克非其道也聚兵而守之曰戍據其要害而逼之也屈之以力曰降服之不以道也於是不惟盡違九伐之法其專兵之禍有不可勝窮聖人旣責諸侯大夫繩之王法以復天子之禁以爲壞法亂紀皆自王朝始桓王以忿兵親將伐鄭替尊損威故不稱天以爲非天討魯桓篡弒而

不加討故終桓世不書王以爲無王法至於遠國朝桓而
去秋冬二時宰渠伯糾聘桓復去秋冬二時當殺而不殺
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不當殺而殺書隕霜殺菽推本坤
陰金殺霜露凝肅道兵天威之所在以正王法之端嗚呼
大經大法嚴矣哉兵將
聖人作易反易坤坎以爲比師比則一陽主五陰而位天
位人君比民爲比閭族黨鄉州之象也師則一陽主五陰
而位臣位人臣帥師爲伍兩卒旅師軍之象也師出於民
將命於君故反易相次也師之繇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彖
傳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

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眾正則治故可
以王將能尊嚴故吉无咎眾正則有節制將嚴則有紀律
君柔順以委將將剛中而應君仗大順以行險道舉王法
以誅有罪雖傷財害民而民不怨悅以犯難民忘其死矣
君將將故必能以眾正可以爲王而後能命將將將兵故
必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而後能出師則君馭兵柄將行兵
法也將非其人而君不知君不將將也不能制命而師失
律將不將兵也故兵責將將責君先以眾正責王而後以
丈人責將師之義備矣故舜之禹湯之伊武王之太公成
王之周公宣王之召公高祖之韓信光武之鄧禹昭烈之
諸葛亮皆君中正而將剛中得貞丈人之吉者也將以剛

為主軍事以嚴終而曰剛中而應者太剛則暴必過於殺戮必以中爲得故居中軍號曰中權握機持衡尙謀貴義建用中道爲兵司命其曰應者君以六五之正馭將將以九二之中應君惟中乃能應正苟爲失中卽爲違正故必剛中而應君將合德君不誅一無辜將不殺一不義共行天罰以致天討是以行險而順民從之吉又於諸爻推廣其義其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坤爲地爲眾坎爲水爲法水行而地爲防眾動而法爲制潰防失律其凶可知邲之亂次秦之遷延皆是也故驃騎之顧方略李廣之無部伍皆不足法也其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象傳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懷萬邦也在師尊制師眾之命賞罰之權征討之規進退之義皆在乎將不畏懦而不及不窮討而過舉皆得中道遂能成功而承寵錫三周亞夫趙充國馮耿弇是也其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象傳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禹班師振旅齊桓公伐楚次陘欒武子從知范韓不與楚戰是也其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二爲帥故言將兵賞功之禮五爲君故言命將帥師之道政用一相兵用一將故權不分而能盡其材貳於其屬使監其事故不置主將各爲之帥皆危國喪師之道也長子旣帥之復使弟子眾主之凶可知矣故馭將責君馭眾責將馭將之道一曰知人二曰

禮任知人爲難有剛而無禮者有勇而無義者有智而多疑者有謀而無斷者有狠而自用者有輕而欲速者有驕而輕敵者有貪而好利者有忍而嗜殺者有悍而中怯者有猛而易死者有質而無誠者有膠柱而不知變者有好奇而不用律者有聰察而無學術者有學術而不能用者不知而將之上必誤國下必喪師有渾渾而淡者有廓廓而大者有湛湛而靜者有耿耿而奇者有舒緩而善謀者有豈弟而得眾者有肅肅而嚴者有欽欽而謹者有神妙而不測者有縱橫而無窮者不知而不用上必失人下必誤國士爲知己用而禮任爲重故出師命將君必齋三日謀於廟命將於庭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

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旣行出國門之外設營表置轅門閉門清道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不從中制亦不中覆使援桴死綏而不復顧身讒間不行賞罰不亂君知將材將獲君心任將之道備矣然後責將夫將智仁勇全夫達德而已故知彼己審曲直慮勝負識虛實見兵勢則爲智重恩賞勤撫字愛士卒閔夷傷推誠信省力役則爲仁仗節義重廉恥崇壯烈厲威武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桴而鼓忘其身有死之榮無生之辱遇敵而身先之則爲勇而又士卒同甘苦暑不操扇寒不重裘雨不張蓋險必下步軍壘成而後舍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

後食思士如渴從諫如流不自專不自伐不貪財不顧內
不遷怒不溢喜不妄動不輕敵謀密機澆令嚴權重一心
齊眾按法制用奇正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
於前獨勝於中爲將之道也君盡將將之道將盡爲將之
道則功成制定勝殘去殺而天下平君苟信讒而易將如
趙括之代廉頗則爲不君將苟恃功而要君如韓信之求
假王則爲不臣君將皆失其道喪師殺身必矣故孔子作
春秋凡用兵之際每責君將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
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則君不能將將
將有無君之心鍾巫之禍兆於此矣故去公子曰翬帥師
疾翬以累公也鄭文公惡高克狄入衛使帥師次於河上

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夫克好利治之可也罪惡
已著廢之可也乃畀之兵使以大夫爲將暴露之而不召
必使之自潰豈將將之道哉是自棄其師也故書曰鄭棄
其師城濮之役晉侯執曹伯以致楚楚子入居於申使申
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勞請戰楚子怒
少與之師及敗王使人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
老何乃縊知其不可敵遂使子玉去宋可也子玉不從按
兵法誅之可也乃少與之師縱之使戰則其敗王自爲之
也責使自殺可乎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得臣稱國以殺而
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邲之役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林
父不欲戰先穀不從以中軍佐濟爲楚所乘晉師大敗林

父爲元帥不能馭其佐至於覆喪師徒則不足以爲帥故書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曰及者以林父爲首惡也先穀專命債軍誅之以徇可也乃仍使爲帥故清丘之盟貶而稱人言債軍之將不足爲大夫也及召狄伐晉而始殺之不以討罪書曰晉殺其大夫先穀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敗則責帥誅則責君端本清源治將之道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邲邲人辭曰齊出纘且長趙盾曰辭順不從不祥乃還自反不縮知難而退禮義之將也故書曰晉趙盾納捷菑于邲弗克納易所謂乘其墉弗克攻吉者也齊靈公卒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書曰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

乃還書重而特爲之辭大其不伐喪也亦禮義之將也當是之時去古未遠在官則爲卿大夫士在軍則爲將帥偏裨以禮義爲果毅以文德爲武功故晉作中軍謀元帥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以卻縠將中軍胥臣過冀見卻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以爲下軍大夫襄公敗狄於箕卻缺獲白狄子反自箕以一命命卻缺爲卿其置帥猶以問學德行況文武之盛乎蓋三代皆儒將不專以策略武猛戰鬪爲能委大眾於崛起武夫以詐力爭奪微利就功爲賢也下逮戰國無復儒將如孫武吳起司馬穰苴

孫臏策略之將也。樂毅廉頗白起王翦攻取之將也。趙奢李牧守邊之將也。漢興以來如曹參周勃灌嬰樊噲皆崛起之武夫。子房居中爲謀臣。其學出於圯上之一編。韓信登壇受鉞。獨當一面爲大將。其學出于孫吳。大抵皆陰謀詭道。是以有愧於伊周。不能爲三代之儒將。其後衛青霍去病出於奴僕姻婭。驅中國以填陰區。徼倖攻劫。常有天幸。又非張韓之流也。光武起於諸生。一時將帥鄧馮寇賈皆有學問。登功戢武。各全始終。有三代之遺風。至於三國魏吳諸將。皆以智謀材武爲能。而昧於大義。惟孔明獎率三軍。聲罪致討。倡明大義。巍然復見三代儒將。雖未究武天下。後世皆與爲仁義之師。故惟有道義問學可爲大將。

凡智謀材武。祇兵將爾。雖然。儒將不可復得。兵將之良。亦未易遇也。若穰苴之嚴。田單之智。無忌之義。亞夫之重。充國之謀。鄧禹之仁。耿弇之共。關張之勇。陸遜之術。朱然之謹。抑亦可以爲將矣。初高帝旣禽韓信。降封淮陰侯。因問信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帝曰。如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爾帝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此韓信不欺之語。論者遂謂高帝誅韓彭與項羽。不用范增。無以異。非將將之君。光武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爲得將將之道。殆不其然。高祖起布衣。提三尺指麾。一時豪傑。强大如秦。悍勇如羽。斃而滅之。捐關以東。盡與韓彭使。

各當一面握數十萬眾及敗成皋卽馳入趙壁奪信軍使信收趙兵未發者誅羽垓下卽馳入信壁奪信軍封信於楚至於踞洗以召英布嫚罵以封眞王械繫以折蕭何於張良則特稱子房而不名控縱一時人物襟度豁如臨終謂曹參可代蕭何王陵少戇陳平難獨任周勃可令爲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故史臣謂規模宏遠知人善任馬援謂無可無不可則將將之君未有如高帝者也韓彭之誅皆自取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況於反乎非帝不能全功臣功臣自不能全也光武藉十二世二百年之基民方謳吟思漢故摧尋邑誅莽如拾遺拉朽鄧禹寇賈皆儒將素無韓彭豪健難馭之氣故得以柔道馭之全其始終諸將皆學術可爲卿相置之朝列盡其材用致太平之業可也乃皆以列侯奉朝請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不任宰相政歸臺閣狹大漢之規模且勤於吏事而任其聰察諸將用兵則授之方略如吳漢分營謂比敕卿千條萬緒豈將將之道哉故三代而下將將之君莫如高帝光武次之其次昭烈諸葛亮三代之佐使討賊復漢竭力致死遺託之際乃謂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材君當自取宇量曠達復一高帝也曹操所用祇張遼程昱輩孫權之駕馭韓當陳武爾操有一荀彧而使之自殺權有陸遜而使之銜憤以死則亦無異項羽將兵之將爾烏足與語將將之道哉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中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下

元 郝經撰其文選

錄第八下

兵

兵地 兵機 兵氣 兵占 兵攻 兵守 兵譎

兵下 夷兵

謹案此卷闕兵地兵機兵氣兵占譎兵夷兵六篇

兵攻

兵以不用為武而攻為下策故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

善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攻城之法
爲不得已修樓櫓輜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
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
拔此攻之災也故知營投機苟偃親當矢石而滅偃陽齊
侯親鼓士陵城而克龍田單厲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
枹鼓之而下狄克之未足爲武也如諸葛恪之攻新城死
傷塗地不克而奔流曳道路頓仆坑谷獲罪而殺身者則
攻之災也故曰攻爲下策然而有據城叛君略地逼國負
固拒命不得已而必攻者則亦有道焉德攻爲上文王因
壘降崇是也其次策攻晉悼公三駕服鄭是也其次勢攻
孫臏趨魏都以殺龐涓是也其次術攻耿弇揚言攻西安

出不意拔臨淄是也故必先奪以攻其心天闕以攻其氣
避堅攻瑕避實攻虛避顯攻隱避有備攻無備兵未盡集
而乘之民未盡保而趨之津梁未發而渡之要塞未修而
據之渠荅未張而偪之樓櫓未具而登之計慮未定而潰
之技巧未施而壞之激其怒誘其出挑而撓之則禽寇克
敵不損兵力不廢民命皆攻之術也成無焉而一其力不
足以語攻乃戮民之君殺兵之將也故城小而堅者不足
攻攻之則或致喪敗尋邑之於昆陽是也城大而彊則必
攻克之則無反顧之憂高祖之於宛是也有致命以死攻
秦伯濟河焚舟是也有因間以襲攻韓信破歷下兵是也
有背約以反攻高祖追項羽是也有以攻知守者韓信欲

度陽夏而先攻臨晉。魏果守臨晉是也。有以守知攻者。吳攻圍東南而亞夫使備西北。果攻西北是也。有以攻爲守者。張遼守合肥。逆擊以挫孫權是也。有以守爲攻者。王霸閉營不出。以挫蘇茂是也。有因其分而攻者。公孫述攻吳。漢是也。有致其聚而攻者。曹操破關中諸將是也。有開之使出而攻之者。朱雋徹宛圍。破韓忠是也。有委之攻而弊之者。皇甫嵩不救陳倉而走王國是也。有攻其謀而勝之者。陸抗破堰以卻羊祜是也。有攻其心而降之者。寇恂斬高峻。使軍師皇甫文而峻降是也。若司馬懿之於新城。兼道急攻。直指襄平。則緩不攻。皆因事制宜。以取勝者。故敵未可勝。則守待敵。可勝則攻。攻乃守之幾。守乃攻之策。亦

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故攻亦多術矣。顧所用之何如。因勢致勝。其幾無窮。不膠柱而盡其變者。皆善攻者也。自晉人圍齊。焚申池之竹木。楚執燧象以奔吳師。於麋始見火攻之說。其後田單縱火牛擊燕。楊璇燒布。然馬平賊。周瑜走曹操。曹操破袁紹。陸遜敗照烈。皆以取勝。故兵家有火

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之法

原注孫子火攻類火人焚其人也火積焚其聚也火輜焚

其輜重也火庫焚其府庫也火隊焚其隊伍也

又有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之

用

原注杜佑說

自吳防山之水而滅徐復。有水攻之說。其後三

家圍晉陽。以灌趙漢兵。水灌廢丘。韓信囊水。斬龍且。關侯乘水禽于禁。曹操塹水克鄴城。故兵家有絕水附水迎水背水之法。又有流沫而待半渡而擊。乘流而攻。阻水而守。

之用原注孫子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於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據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又然水之不測不若火之銳也夫背水絕地也韓信之勝亦徼倖爾非正法也夫攻爲下策出於不得已也故好攻戰則必亾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爲華督所殺姜維仇國黷武戰攻不已卒滅漢宗遵養時晦時純熙矣弗戢者必自焚也又凡攻戰取勝易守勝難戰勝而不自以爲功益爲外懼則勝之勝者也侈然謂莫之敵不能持滿定傾則桀克有緡而喪其國紂克東夷而殞其身晉厲勝鄢陵而召弒吳夫差勝艾陵而致滅宋王偃克齊而滅宋齊潛克宋而亾齊則勝乃所以敗也吁戰勝攻取之君可不戒哉

兵守

兵之爲守尙矣凡建侯樹屏列之采衛皆以守衛中國分鄉置遂賦之師旅皆以守衛京師設防會禁統之方伯皆以守衛列國邊徼則有戍役宮闈則有環列皆所以爲守也故兵爲天下之大閑謹其所守相爲維扞則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責於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閑天子守天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夷至於出居於鄭其所以守則不足爲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爲京師是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以爲閑也諸侯守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鄰至於鄆潰而居乾侯失其所守則不足爲公浚洙而城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爲都邑是以禮樂征伐自

大夫出無以爲閑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棄。強暴侵奪，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結其民去而復國，避之可也。故國君死，社稷曰滅，滅之者有罪。滅者無罪而爲義，其國滅而書奔者，託於諸侯有復國之道而爲權。齊侯滅紀，不曰滅紀侯之奔，不曰奔特。書紀侯大去其國，旣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結其民而復國，特悻然蔑棄宗社去而不返，爾故曰大去不當去也。至於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疲而弗堪，爲秦所取，書曰梁亾自亾之也。莒城惡恃陋而不爲備，浹辰而楚克其三都，書曰楚人入鄆，自取之也。此天子諸侯守土扞城之大法也。若夫戰攻於外，則必有居守於內，以爲根本。進有所恃，退有所歸，股

肱心腹，相爲表裏。故宣王外修征伐，則張仲在內；高祖戰滎陽，京索間則蕭何鎮關中；光武戰河北，攻洛陽則寇恂守河內；昭烈保漢中，爭荊州則諸葛亮治成都；曹操南征北伐，則荀彧在許，孫策轉鬪江東，則張昭在吳。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叔出季處，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則根本強固，無反顧之憂；苟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傾國。夫差任宰嚭，以政使太子與老弱居守而遠爭齊晉；爲越所滅，關侯昇糜芳、士仁以江陵圍樊而逼許，雒爲吳所襲，所以晉文得原而難其守，蕭何爲萬世之功也。至於城守拒攻將之事也，守心爲上，守氣次之，守兵爲上，守城次之。心爲氣，城兵爲城。城心固則氣固，兵固則城固。靜密

專安內外如一。無隙無瑕。以主待客。雖畫地守之可也。況於城乎。又必兵城備具。薪糧足餘。進有郭圍。退有亭障。遠有救援。邇有間候。嗇力多暇。明慎刑賞。申飭教戒。禁絕訛妄。血視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陳倉。張特之守新城。皆是也。無入新兵。共守隙開。必敗。文欽是也。無以敵緩縱。食食盡。必危。諸葛誕是也。無以激怒出戰。失守必敗。曹叅是也。無以誑誘易動。動必見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貴知變敵。大則當戰於外。光武之於昆陽是也。不出而制敵。必敗。公孫瓚之於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屹若山而不可移。淵若海而不可測。寂若無人而不可見。應若無端而不可窮。故攻爲易守。爲難活。地易死。地難將。將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

道光癸卯十月中旬八日。桐鄉沈炳垣校讀此書。自七月上旬校起。至此月中旬畢。凡誤字四十一。疑字八。衍文字二。句顛倒字二。敬缺筆字二。避神諱字六。共得六十一字。

炳垣校

